

小說

# 不眠之夜

—— 歷史故事 ——



插

楊汁著

友誼書局出版



# 自序

我少讀史書，更說不上什麼心得，但是有些史事確在腦裡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把牠們復述出來呢，覺得沒有什麼意味；讓那些懶懶的影子永久埋藏在自己的心中，使牠們時常來煩擾自己苦惱自己吧，又似乎有點難於忍受。二十年前從雜誌上看見一些用史事或舊小說的故事為題材的小說，引起了興趣，也想寫出一點滲着自己的意見和體感的歷史故事。

二十六年三月，有個朋友給我一首史詩（大禹的屬下的設計行，他說他要做一首百萬行的史詩，希望我提供一點意見，我把自已對於堯舜禪讓，夏禹傳子的解說簡略地告訴了他，我認為禪讓係為情勢所不免，傳子亦不像孟所說的那樣順利，同時又恐怕這未必是他需要的，便想自己草寫一篇小說啓與益，接着又預定下桑林禱雨（跟別人的湯道曆意旨不同），公子扶蘇田橫自殺（現改為投落與魯殿）岳飛班師（現改為奉命班師）……等題目。

在一七七二前後，曾計劃寫岳飛班師，做過點預備的工作，但不知怎的後來漸漸地由冷而遺忘了，待任逆降敵後，却首先寫成了一篇并未列入預算的太宰亞的末日。

由於自己的嘴不穩，已有幾個朋友知道我要寫某些故事，可是自己總沒有興趣再記

筆提起來。直到卅一年元旦後，受了朋友的鼓勵，決心把預定的題目擇幾個來寫，再添上點新的，湊成十來篇，有機會就印一本小冊子。（這裏一共只有七篇。）

寫革命班師及和與降時，捨不得割棄材料，反而受了題材的支配，不免冗長沉悶。以後寫沒落與尊嚴鄉愁明與暗，改變了方針，竭力使故事單純化，大刀闊斧地劈去許多不必要的材料；不管成績如何，我總覺得這樣的寫法比較要好些。

對於這個稿子想不出適當的名稱，便把我喜歡的一篇明與暗來稱呼它。

附記：本書於一九四二年審查通過付印，經過半年有餘，尙未出版，而承印本書的某某出版社忽然失蹤。不但友誼書局交付的印費無法收回，連稿子也清理不出來。沒奈何，只好再重騰一遍。費了兩星期的工夫，總算騰完了，明天即可以交出去，又看這次的遭遇如何！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楊汁又記。

目  
錄

自序

太平盛的末日

沒得與尊嚴

鄉愁

奉命蒞師

精與降

回到祖國去

明與暗

明  
與  
暗  
目  
錄

806624

# 太宰嚭的末日

越王勾踐到了錢塘江邊時，天色將晚，江中的潮水還繼續在漲。但他回京的心太切，下令渡河棄營。他自己同范蠡率領幾十個親兵，乘着一隻船向南岸駛去。船被浪頭震着，却還得向西移動。水兵們用盡氣力划呀划的。總不能制服那排山倒海的潮水的力量。突然一排驚濤湧的浪頭，像一羣白盔白甲的兵士列成橫隊一樣，向船劈頭打來。轟的一聲，船猛烈地震動一下。越王的身上也濺滿水花了。

越王起初焦急地望着南岸。他離國三年了。這次攻打吳國，佔領了吳地，逼死了吳王；他二十年來提心吊膽慘淡經營的事業，總算沒有白費心力，總算了却了最大的心願。本國的數百萬民衆將如何尊崇他，擁戴他呢？他還沒有親自領受過，他亟於要回到自己的京師啊。這個洶湧的浪頭，使他猛然記起了一件事，他的焦急立刻變爲憤怒，並且還多添些恐怖呢。雖然五年前發兵攻吳時，也是黃昏時候進兵到這裏，也曾被潮水阻住，只能待潮落才渡江。但當時他明明知道：錢塘江每早每晚都有這深高潮，是毫不足怪的事，除了忍耐以外，一點辦法也沒有。

然而這時他憤怒了，憤怒中還攪雜些恐怖。原來他滅了吳國，弄了吳王之後，曾經打扮成普通商人的模樣，到吳國的城鄉各處，觀察社會的風氣，打聽民間的輿論。有一

天。在一家小酒店裏休息，聽見人們講述伍子胥的故事。據說：子胥自殺後，吳王派人把他裝入牛皮袋，投到錢塘江裏；子胥却做了江神，每早每晚都要掀起錢塘江的怒潮，却不曉得是警告吳王說越兵要來伐吳呢？也不曉得是威嚇越王要阻止他渡江嗎？越王當時不過暗笑這些人愚蠢迷信，並沒有放在心上。

他今天想起了這個故事，却暗想道：「伍子胥這死鬼難道真是會成江神？真會掀起錢塘江的怒潮？我統治吳越兩國的君主，也會受這死鬼的恫嚇！」他突然站起來，從侍衛的手中抓起一張弓，一枝箭，扣上箭，拉上弦，就要向江中射去。

「大王且住！」范蠡忙請求道。他久已注意到越王的神色不安，現在見他拉弓搭箭，更覺詫異。他想：上面的天藍得發亮，下面波浪映着初升的月光，也是閃閃爍爍的非常美麗，有什麼會引起他的恐懼呢？莫非瘋了嗎？

「大王若有驅使，臣當効犬馬之勞，大王何必勞動玉體！」范蠡繼續說道。

越王聽見范蠡的聲音，立刻清醒了一些，右手把箭放下，嘆息一聲，就把從民捕聽來的伍子胥故事述說一遍。繼續又聲明道：「寡人也明知這是人民糊塗，才造出這個荒唐的故事。但是細想起來，出兵到這裏被潮水阻住，勝回國又被潮水阻住，好像這死鬼真的有靈，死了還敢同寡人作對！」

「不錯，伍子胥是越國的仇敵，是大王的死對頭；有了他在，大王休想帶兵渡過錢

楚江。但是，這老鬼死了十年，屍骨早被魚蝦吃盡，他今天還能冒犯大王麼？」

越王說道：「他現在自然不能損害寡人的一毫一毛；但這一次兩次被潮水阻擋的故事一傳開去，愚蠢的百姓們，不是又與胡言亂語，說伍子胥死了還忠於吳國，還三番兩次的企圖掀起潮水來阻礙越國的三車，撲殺我們君臣麼？——那麼，寡人這人君的尊嚴還能維持麼？」

「哦，哦！」范蠡點點頭：「這誠然是大王的深謀遠慮！不過，萬一大王射殺了越國的箭，依然不能使吳塘江的潮水不湧，大王的尊嚴真的就維持着了麼？」

越王的背上像澆了瓢冷水，手一鬆，弓和箭落在船板上了。

這時浪更高了，船更顛簸得厲害，水兵們的努力看來是毫無用處了。

「臣想買鐵點恩見，」范蠡說時，看看浪濤，又看看水兵。「不知道可不可以請大王傳到北岸。」

「可以的。」越王冷冷的答道。於是船回過頭來，向北岸駛去。不多時上了岸，他側着身兩人坐在一輛由四匹馬拉的車中。

「臣看來，」范蠡說道：「伍子胥到底是忠烈的臣子。他生前仇視大王，恨不得滅了越國，因受奸臣陷害，取了殺身之禍，吳國的臣民誰不痛惜他，傷悼他？當時我們饒着幸災樂禍的心理，自然覺得很痛快，越國的臣民不是還舉行慶祝大典麼？但他畢竟

死了，越國畢竟把吳國滅了。我們對於子胥的仇恨也應該消滅個乾淨了。而且他那構思  
烈的精神，正應該受大王的表揚，正應該作越國臣民的榜樣。難道大王不需要這樣的臣  
子來鞏固國家麼？難道大王不希望後世的嗣君都有這樣的臣子來恢宏基業麼？以前紂  
王無道，朝廷上有賢臣商容比干，周武王還有三分忌懼，後來商容貶了，比干殺了，武  
王才很順利地滅了紂王，建了天子的名號。武王當初何嘗不嫉恨商容比干，但他這時反  
而表了商容的闕，封了比干的墓，難道這不是……

「哦，將軍的意思寡人明白了。」越王連忙謝道：「一切都依將軍！」

「那麼，」范蠡道：「就請大王派人到江邊祭一祭伍子胥；儀典很簡單，一隻羊一  
頭酒也就够了。」

離江邊半里路的地方，越王的大營已佈置妥貼，車子一輛轅門，越王就派人去祭伍  
子胥，同時向范蠡說：「謝謝將軍的教訓，不但使寡人少做一件無意義的事，還替寡人  
解決了一個難題。既然要表揚子胥，伯嚭的事就有處置的方法了。起初想對吳王於甬東  
，讓他去服侍吳王，吳王如果察覺他的奸險，殺了他，寡人就算了却一件心事，而又不  
負背義的名。可是吳王自救了，伯嚭却老是糾纏不休，寡人又決定殺他還是不殺他？  
現在非殺他不可了。」

范蠡點頭答道：「大王所費得很對。」



越王派人去傳伯蘇，同時召集隨軍大臣到大營來聚會。

吳王夫差剛被越國的兵圍困在姑蘇山，吳國的太宰伯蘇就率領家人奴僕，捲起歷年越國送給他的寶器美女，和他從吳國臣民那裏收括的金銀，還有從吳宮裡搶得的珠玉財帛，身載了十幾車，投到越國的軍中來了。

吳王自殺後，他想：「論說吳的功分，我要算第一，越王也許要封我爲吳王，代替夫差來統治吳國呢？但是，越王葬了吳王後，却命大夫文種樂理吳國政事，一切政權都讓越國人分掌了。他失策已極，把越王恨得不得了。不過越王在滅吳之前，曾允許封他三萬戶，他得忍耐一些時間。他想：「如果這樣的大功勞都不列土受封，難道肯勞神費力地幹這些欺君賣國的事呢？」

今晚月亮已經放出光輝了，忽然傳來了越王的命令。他懷着一顆突突地跳動的心，和傳令人一同上了車。他想：「什麼事這樣緊急？軍國大事自有范將軍，傳我做什麼？……莫非要册封我麼？一定的！一定是册封我……但是封我在那裏呢？……豈不封疆不封，到了錢塘江邊才封？……該不是封我在甬東吧？聽說那裏只有三百戶。三百戶！越王也太吝嗇了。得了恁大一個吳國，只封我三百戶……」他有點焦急了。不過又轉念一想：「越王決不能只封我三百戶；甬東附近還有許多小島，我要求至少把這些島子一齊劃作我的封地。那裏魚多鹽多；聽說管子至齊就靠的是興魚鹽之利。我受封後，

一定懇求越王把范蠡封我做丞相。范蠡極會理財治兵，不到十年，就國富兵強了。等到越王死了，我便勾通越國的大臣，一舉而滅了越國；那時……啊！這時車輪碾着了石頭，車子搖震一下，打破了他的好夢。他抬頭一看，離大營不遠了。又聽見江邊鬧鬧嚷嚷的，聚集了很多兵卒，却不明白是什麼事故。問問傳令的人，才曉得是祭奠伍子胥。一伍子胥這死鬼都吃得他的羊肉，我老詔的魚鱗總不是畫上的燒餅了。」他想到得意之處，不禁微笑了。

走進大營，却沒有即將舉行冊封典禮時的熱鬧與活躍，到處都是冷清清的，燭光放出幽僻的光輝，肅靜得怕人。他注目一看，越王坐在帳中，左右排列着越國的大夫和將軍們，盡都默默地不發一言。他覺得有點不妙，向越王拜了幾拜，便拱手屈腰，恭恭敬敬地站着。

「太宰！」過了燃半寸香燭時候，越王開口了；伯詔從沉思中驚醒過來，只聽得越王一字一頓地說道：「太宰，你知道你自己的罪麼？」

一個「罪」字把伯詔的耳朵震聳了。他想：「我有何罪！我還對不起你何處麼？這個「罪」字到底從那裏說起！」他悶着了，一言不發；手拱得更高，腰屈得更彎了。

沉思片刻，他忽然想起越王是個幽默家；幽默家都愛說滑稽話和反語，這個「罪」字不正是「功」字的反語麼？他記得二十年前，越王投降時，由他引去謁見吳王後，他裝

着悲歎的樣子向越王說道：「忝曲了大王！越王歎了一口氣答道：「來在『高堂』下，怎敢不低頭。」越王故意用「高堂」代替了這句俗話中原有的，「矮簷」，不是說得很幽默而又極得體麼？」——「嚇，這傢伙真是個滑稽大王！」這樣一想，他就勇氣百倍了，再跨上前一步，滔滔不絕地答道：

「臣竊雖然愚蠢得很，到很明白自己的罪，謹向大王一一陳訴出來；大王被吳王圍困在會稽山時，派大夫文種向吳求和；伍子胥竭力慫恿吳王乘機滅越，不許議和；臣當時冒着生命危險，主張議和之利，幸而為吳王採納，越國得以保全，大王得以生還；這是臣的一大罪。大王回國之後，屢次派人來教臣勸吳王伐齊，吳王果然伐齊，雖然打了勝仗，却耗損了幾萬精兵，削弱了大王敵人的力量；這是臣的二十大罪。伍子胥屢次勸吳王防備越國，臣恐吳王聽了子胥的話，發覺了大王報仇的陰謀，臣便設法激怒吳王，吳王果然叫子胥自殺，除去大王的死對頭；這是臣的三大罪。大王想起兵報仇，又恐戰而不勝，反有滅亡的危險；臣便勸吳王率領精兵北到黃池，與中原的諸侯爭盟，大王才得乘虛攻打吳國，殺了吳太子，吳王反稱臣於大王；這是臣的四大罪。這次大王與吳伐吳，臣把吳國的軍事秘密洩露與大王，大王得圍困吳王於姑蘇，吳王被迫自殺；大王盡了會稽之恥，奄有全吳之地；這是臣的五大罪。大王滅吳，威名大震，周天子也送來祭肉，命大王為霸主，又何嘗不是臣的罪……」

「够了！」越王打斷伯嚭的話，說道：「太宰雖然有恩於寡人，有功於越國，寡人死也不會忘去。但是，寡人却無法報太宰的恩，無法賞太宰的功。寡人雖想委曲太宰在朝廷上幫幫忙，又恐太宰用對付吳王的方法對付寡人，用對伍子胥的方法對付范蠡文種等忠臣；寡人也想封太宰一縣一部，又恐太宰用對付吳國百姓的方法來對付越國百姓。這樣難，那樣也難，千難萬難，不如請太宰為吳國盡忠，還免得吳國的百姓罵你是賣國的好臣。」

這時一個侍衛雙手捧上一把劍遞給伯嚭，說是奉了越王的命令，「請太宰自便！」亮晶晶的劍光刺破了伯嚭最後的幻想。他駭駭抬頭，偷眼看看越王，烏黑的瘦削的臉，一對亮眼睛直視着前面，幾絲稀疏的鬚鬚，再加上冷酷而嚴肅的態度，簡直是一個陰險而刻毒的傢伙，誰也不會想到他是個政治家。

大家都沉默着，靜靜地等待事情的演變。

「想不到大王竟這樣忘恩負義！」伯嚭憤憤地大吼道：「大王被困在會稽山時，送給臣許多寶器美女，說了許多謙卑的話；大王得救回國時，親自來拜臣，懇求臣在吳王面前為大王進言；就是大王回國以後，又那一年不給臣貢獻許多寶器美女。大王對臣的厚款，簡直超過了對吳王的尊敬。大王得了臣的幫助，併吞了吳國，却要臣自殺了。道你失悔你曾經問我殺過頭，難道你心痛你獻給我的寶物？……」

「哈哈！」越王冷笑道：「寡人往日的確尊敬過太宰，畏懼過太宰，甚至於諂媚過太宰。也許太宰覺得寡人那時太無恥了，太不顧身份了。但當時寡人敗亡之餘，國家和生命都掌握在吳王的手中。吳王統領着幾十萬精兵，他要越國亡，越國就要亡；他要寡人死，寡人不得不死。而太宰又能操縱吳王，所以越國和寡人的生死存亡都全在太宰的一喜一怒中。寡人要怒辱復仇，不得不保全殘生，多活幾日，又怎敢不尊敬太宰，畏懼太宰，諂媚太宰呢？現在，吳王死了，吳國的精兵陣亡的陣亡了，逃散的逃散了，投降的投降了，整個吳國都受制於寡人了；太宰已是亡國大夫，你頭頂的天是越國的天，你足踏的地是越國地，還憑藉什麼來威嚇寡人，要挾寡人呢？」

聽了這番話，伯嚭覺得大地在足下動搖，又覺得自己像浮在半空中一般，完全無依無靠了。哦！不錯，他是亡國大夫；不，簡直是亡國奴才了。他兩腿一軟，雙膝跪下了。

「臣愚不自知罪孽深重，」他戰兢兢地懇求道：「冒犯了大王的尊嚴；懇求大王恕臣無知，貸臣一死。臣願放逐在荒島深山，和蠻煙瘴氣，毒蛇猛獸，住在一處，只求多苟活幾日，大王……大王……大王……」他連磕幾個響頭，哀哀地哭了。

「唉……」越王故意長歎一聲，說道：「太宰也太愛惜自己的生命了！自然，太宰的生命是值得愛惜的。不過，我要問問太宰：太宰的生命能比吳王的生命更貴重嗎？」

「太宰的生命能比吳國幾十萬精兵的生命更貴重嗎？——太宰的生命又能比那有六百年的歷史和數百萬人民的吳國更貴重嗎？——太宰爲了寡人，爲了越國，不惜犧牲了自已所事的吳王，犧牲了吳國的幾十萬精兵，犧牲了歷史悠久人民衆多的吳國；寡人今日不擋冒昧，懇求太宰再爲寡人，爲越國，多犧牲一點，加上太宰的一條性命——這樣一點兒「搭頭」，太宰不會過於吝惜吧？」

伯齋知道越王的心不是什麼花言巧語所能感動的了；他只恨自己當了笨伯，受了別人的愚弄。他痛恨越王，同時又鄙視吳國臣民竟沒有一個起來反抗越國的。他忽然想起了伍子胥。他想：「要是子胥不死，或者子胥的黨徒未被殺絕，他們準能號召吳國人來反抗越國；越國感受著困難，還有借重我老齋的地方，我老齋還得多活幾天，多做幾天官。可惜自己糊塗，自從陷害子胥後，十年來，沒有一天不在計劃剷除子胥的餘黨，沒有一天不在實行殺戮主張防備越國的人。仇視越國的人都殺盡了，越國才得順利地滅了吳國。自己給越國當了二十年的清道夫，替他們排除了行軍的障礙；而今……而今連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了！常言道：『狡兔死，走狗烹。』真正不錯！」

他正在沉思默想時，一種鴉鴉似的怪聲響了：

「太宰，大王候久了！」那捧劍的侍衛雙足已經站僵，不禁有點愾怒了。

伯齋沒有理他。他記起自己平素對於自殺的意見了。他平素以爲自殺的人用鋒利的劍向頸上一抹或向胸口一刺，就像削一個西瓜一般，一舉手就什麼都完了，似乎毫無痛

苦，就是旁人也覺得爽利。譬如伍子胥自殺以後，他就爽利了好幾天。現在輪到自己來自殺了，自己的皮膚似乎變得像象牙那樣堅韌厚實，利劍也似乎變成鈍刀，恐怕用盡氣力都砍不進去，刺不進去呢。——其實這只是他沒死的勇氣罷了。

「太宰，大王候久了！」又是那侍衛的怪叫。

伯嚭沒有理他。他忘不了伍子胥。子胥自殺前的頃刻，還能大笑一聲，對吳王的使者說：「我死後，請把我的眼睛挖來掛在東門上，我要看越兵進城！」那時他覺得子胥也是個幽默家；臨死還會說笑話。現在他才知道這話是沉痛，悲憤，激烈。他也想對着越王說幾句慷慨激昂的話，好使越王將來懊悔錯殺了他，如像他今日懊悔錯殺子胥一樣。但他能說什麼呢？就說「把我的眼睛掛一隻在北門看魯國宋國進兵，掛一隻在西門看楚國進兵」吧，他却不相信魯宋等國在一二十年內會來攻越，因為越王已經把吳王侵佔各國之地還給各國了。越國現在沒有不共戴天的仇敵。他不能像子胥那樣理直氣壯地說他的預言。他雖然發起最後的勇氣想說點什麼，但從他喉頭所擠壓出來的只是一縷幽幽的哭泣聲。他好像一個串同姦夫謀殺了自己的丈夫，又被姦夫欺負的寡婦一般，心中有滿懷的委屈，却不能，也不敢坦白地向任何人陳訴，希望獲得任何人的憐憫與同情；只得在昏暗的夜間，逃到人跡不到的曠野裏，對着灰暗的天空，陰沉的大地，盡情地低聲哭訴一番。

已是二更天氣了。這遠近近都斷斷續續地響着刁斗的聲音，又淒涼又悲壯。

哭泣時續到燃兩寸香的時候，越王陡然向身邊的范蠡看一看，范蠡恐怕他有些動心了，便向伯嚭高聲喝道：「大王候太宰過久，精神疲倦得很，要退休了；太宰的事，大王已命某執行；太宰既怕麻煩，只好我們自己來動手了。」

幾個侍衛把伏在地面幽幽哭泣的伯嚭細綁着，推出大營去。



# 沒落與尊嚴

田橫在國亡家破的時候，從贏城到大梁去投靠彭越，等到彭越幫助漢王劉邦滅了西楚霸王項羽，劉邦登上了皇帝的寶座，冊封彭越王時，他又不得不率領五百多個從者重新踏上逃亡的道路了。

不分晝夜地奔波，終於到了狄——田橫的家鄉。他們想在這裏隱藏一些時間，恢復一下疲憊不堪的精神，再設法尋找一個可以安身的地方。但是一到狄，就知道當地的官吏早奉到朝廷的詔令，對於田氏的宗族要嚴密防範，恐怕他們聚眾造反。雖然經過這幾年的戰爭和官方的搜捕，這裏的田姓早已沒有什麼強宗大族，廣下的幾家平民百姓，因為苦於差役的橫索和騷擾，大都改名換姓逃往他鄉了。但是一發見形跡可疑的人，還是要受三老亭長的盤查和胃詐，甚至於拘捕起來送到官裏去。

「劉邦這廝比秦始皇更可惡，更殘酷，」田橫歎道：「他用最卑鄙的陰謀滅了齊國，使我不但無國可奔，而且無家可投！秦始皇滅了齊國，我們還能在家鄉苟且偷生，現在連看一看到祖宗廬墓的機會都沒有了。」

有個從者田辛，家住在即墨海濱，世代代以捕魚晒鹽為業。他知道即墨海中有個孤島，離海邊大約有一百里，島上有些漁戶是他親戚。他勸田橫佔領了那地方作為恢復齊國的根據地。

田橫毫不遲疑地接受了這個建議。實在說，他沒有比這更好的方法，不得不接受這個建議；五百多個從者也沒有誰提出反對的意見。於是這一次羣人連氣都沒有喘，又繼續踏上漫長的希望黯淡的道路了。

到了即墨，他們像經過別處一樣，不敢打從城裡經過，田橫從遠處看見那不止高聳而且有點殘破的城垣，不禁想起七八十年前安平君兵單恢復齊國的偉業。他自思道：「安平君以即墨為根據地，擺下了火牛陣，不到十天，恢復了齊國七十幾個城池。只要齊宗有靈，默佑我奪下了即墨城，我決不讓安平君專美於前！」

渡海到了島上，先由田辛去向自己的親戚說，他們這兒遭難，後日發蹟，一定為重酬謝，再由這些親戚向鄰家解說一番。因此，這羣生客的突然來臨，雖然曾引起一般人的驚疑，總算沒有發生什麼變故。

當晚田橫召集五百多個從者坐在一片平地上，在昏昏的月光下面，向他們解說劉邦統治的天下，不會太平好久。「第一，」他說：「劉邦的忌刻心極重，他眼見楚王韓信九江王黥布梁王彭越各擁大兵幾十萬，心裏萬難安定。韓信被奪了兵權，由齊王徒為楚王，就是劉邦不滿意於諸侯的表現。這不過是一個開端，劉邦將來還要用最露骨最刻毒的手段來對付這些新封的諸侯。這不是幻想，不久就會有事實表現出來！其次，韓信彭越黥布等在劉項相爭時期，地位勢力和劉邦實際是不平等的。他們雖然沒存王號，早就擁

了「王」的實權。劉邦本不願意封他們，却不得不封他們。（張良蕭何曹參沒有封王，不是他們的功勞不大，祇因為他們沒有帶兵）不得不封他們，却又無時不想誅滅他們。他們恐怕自己被誅滅，總有一天會揭出反漢的旗幟，各位不要忽略這一點，咱們復興齊國的希望就寄託在他們君臣的互相忌刻互相猜嫌上面，各位總還記得在秦朝統治天下的時候，田姓沒有一寸土地，沒有一付甲兵，等到陳勝吳廣項梁劉邦一動手，田氏宗族乘機而起，幾年之間，多少人稱王稱霸，多少人拜相拜將。天下一亂，英雄就有用武之地。將來韓彭黥布一有騷動，咱們五百人還怕不能橫行天下麼？」

一個月來的逃亡生活把他們磨折得困頓不堪了。田橫那些對於未來濟勝希望的言詞，那種堅強沉毅的態度，那種輕快活潑的聲調，好像一個一個的石頭投在死水裏立刻就濺起水花一般，在他們那陰沉沉的心坎中碰擊出了一朵朵的光明。

他們盡都沉默着，然而盡都對於田橫的話深信不疑。他們覺得田橫的態度。既相信了，還用得着多說麼？從沉默中正可以顯示出他們的堅定。是的，他們是沉默而堅定的，沉默堅定得像一羣不為迅雷狂飆所驚動的岩石。

好甜密的睡覺，他們從昏昏的月光下躲進黑暗的帳幕裏就呼呼入夢了。田橫醒得最早，但天已大明了。他輕輕地踱出帳幕，四面望望，向一處山嶺上爬去。一個人獨自站在最高峯上瞭望，但見四面都是浩淼的茫茫的大海，把這小島襯托得更形渺小。這縱橫

不過十幾里的小島和劉邦統治着的華夏一比，不正像沙灘中的一粟麼？他的自信力有點動搖了。向着北方的祖國望望，在遼遠的海那面，有一抹薄薄的雲，祖國就在那不能接近不能透的薄霧中吧？「祖國啊，我還有親近你投入你的懷抱的機會麼？」他低聲地歎息着，滴下了兩顆晶瑩的眼淚。

一片人影在近處響起來，回頭一看，自己的從人都爬上山嶺來了。

他們和島上居民漸漸熟識，互相猜嫌的心理漸漸除去，大家和和氣氣地生活下去。這種安全平靜的生活，在過了幾年戰爭與逃亡的生活的他們，實在是深受創傷的精神的無上療養劑。

但是這樣的生活沒有維持好久，就被漢使的到來擾亂了。漢使說，皇帝已經赦了田橫的罪，要詔他到洛陽去玩一玩。田橫謝道：「臣爲齊相時，曾烹陛下勅使臣鄒生，鄒生的弟弟鄒商現任漢朝的將軍，頗有材能功績，臣恐懼得罪，不敢奉詔。但願陛下捐棄海外一塵之地，使罪臣得爲一介庶民，就感恩不盡了。」

漢使去後，田橫對從者說：「劉邦那會真誠地饒恕我！他不過有鑒於這幾年來田氏在齊國據地稱王的，這個倒了，那個又起來；我現在雖然失了國，失了王號，却還能得各位死力來扶助，將來未必沒有中興的希望。他不放心我潛逃在外面，想把我就到洛陽

，即使不殺我，也得幽囚起來。猛虎在深山，豺狼都料畏懼，要是被關在欄杆裏，連五歲的孩子都敢侮辱他，難道我連這點道理都識不識！劉邦這廝好許多端，他明明要誘我，却先故意向我表示寬大與仁慈。我不接受這種虛偽的寬大陰險的仁慈，必定會他惱着成怒，現出獐惡殘酷的面孔來。好，咱們就等待着牠最後的最壞的一着罷！」

他告訴大家，劉邦不會讓他們在這裏安居靜養，軟的手段沒有效驗時，一定要來硬的，希冀大家準備和他硬幹。一面還遣人曉楚九江各國去探刺諸侯的消息，得着機會就施出離間的手段，煽動他們共同反漢。

他們剛才完成一隻海船，水兵剛編制好還沒有受過適當的訓練，漢使第二次文來了。漢使說：「皇帝已詔鄼商道：『齊王田橫將領洛陽，對於他的人馬從者，如有侵犯的，滿得抄殺！』」足下劉洛陽，大則封王亦封侯；不去，陛下震，發來十萬大兵，還不夠踏平這小小的海島麼？」

田橫不過是一個亡國賊虜，田橫答道：「龜蒙陛下錯愛，居然以王侯之位相待，怎敢不奉詔呢？請天使暫就館舍休息，明日即行！」

田橫斷然接受漢詔的禮度，很使從人們疑惑不定，自開始逃亡以來，他們只知聽從主人的話，從沒有懷疑過他，也從沒有自己作過什麼主張，今天却不能沉默了。

田橫等不能同意是下明日啓程到洛陽的決定！有好幾個人向他提出了諍諫。

「不把話說明白，各位當然不會同意。」他的態度十分平靜，好像剛才發生的事，並沒有什麼嚴重性。他說：「劉邦的割令顯然是欺使一齊來！既有封王封侯的誠意，何用威逼？既決心要誅戮，又豈引誘得來？這只能使倒楣夫，哄騙小孩！豈雖倒楣，還不至於弄不清這一點。我決意要回洛陽去，並不是貪圖他的什麼王侯的位置；王侯的位置應該憑自己的力量奮取，那能靠別人憐憫的施舍？我不是曾經自立為王麼？為稀罕僅的王位？至於死，更該不倒我，我早已把牠當成一條不得已時的退路，我審量情形，如果非死不可的時候，不會等別人勞神，使自己丟臉！各位請記着，我不會使自己丟臉，更不至於連累大家一齊丟臉！」

「我要到洛陽，不過是爲着我們大家的前途！」歇一歇，說：「我去把各方面的情形實地觀察一番，如果前途還有一綫的希望，我想不妨含垢忍辱，偷生一時，等到一個適當的機會再一幹。如果前途已絕，絕到絲毫沒有辦法去了，我將以手承毀滅自己的一切，決不讓劉邦那廚在我頂上逞一點兒威風，也不讓他自己一點兒精神上的便宜！」

大家明明知道這一去多兇多險，但所謂「必要的冒險」既沒有完成，自然還沒有可以變卦的時候，所以對於這冒險的取巧行爲也沒有公然加以阻止。第二天大家在沉默中眼睜睜地看着他帶了兩個從者隨着漢使乘船向即墨渡海而去了。

沿路村落與城市，經過這十幾年兵匪更迭的搶劫焚燒，已經破壞零落不堪；尤其是臨淄城——齊國的古都，那年被項羽一把火幾乎燒得乾乾淨淨。當年被蘇秦稱讚為「車鼓震，人肩摩，連袂成帷，擊柝成幕，揮汗成雨」的大都市，只留下頹敗的城垣還在培修，城內的街市房屋也少有完整的。不過在城內中必臨的幾條大街，已建築好新貴人的府第，教官僚的衙門。大商店的房舍也是新修的；商店裏不但陳列得有齊國的國貨魚鹽蠶絲，還有從南海來的珍珠，從西蜀來的丹青，從陳留來的宋錦從嶺南來的藤脂，甚至於西域的美玉也有，向來的琵琶也有……各家的生意都很好，似乎比戰前還興盛得多。據說這是在天下統一，商賈往來便道，遠方異地的貨物容易羅致，而那些靠着戰爭發財的官僚和商賈，正需要這類珍貴的用品來顯耀自己的豪華，滿足自己的慾望。因此，這些販賣奢侈品的商賈并不跟着農桑一齊衰頹，却因盤踞在城市的豪貴人和暴發戶日登增多，而出乎常軌地大大興盛了。

田橫他們乘着傳車，政府專車剛從這條大街轉到另一條大街時，忽然聽見一陣鬧嚷，一羣少年公子蜂擁着向對面湧來了。他們的前面，有個塗脂抹粉，曳着長袖，蹣跚着尖頭高跟鞋，揀着瑤琴的舞女，顯然是新從趙國邯鄲來的舞女明星，所以引起了這般少年哥兒的崇拜，緊緊地追隨着地，還附和着她唱一隻一般人不識得的新鮮歌兒。

「歌兒舞女都在沿街賣俏了！」田橫暗暗歎息道。他看見這從前只有王公卿相才配

享受的娛樂品，而今竟逼得流涕，任人玩弄，任人嘲笑，不自覺地聯想到舊式貴族的淪落，同時禁不住悽然下淚了。

那晚就在臨淄西外的傳舍投宿。等劉漢使呼呼地睡着時，一個從人田彰低聲對田橫說道：「利用擁護咱們田氏的口號煽召人民起來恢復齊國，是沒有多大的希望了。臣今天傍晚時，又去訪問一些齊國土著的人員。根據臣迭次考查所得的印象，他們幾乎有一致的思想：在受齊王建剝削殘害的時代，他們妄想秦國併吞了齊國，也許會鬆他們一口氣。在秦始皇嚴刑酷罰的壓迫下，他們又把解救自己的希望寄託於田姓的豪宗強族，因為在本國只有這輩人才能舉起反秦的旗幟，但是後來田姓新起的王侯將相們，並沒有給他們一點好處，反而因同族的自相殘殺還纏累他們賠上了許多性命，他們又把希望寄託在項氏身上，但項氏因為仇視田氏却普遍地燒夷城市，屠殺人民，最後，他們想到那該要仁慈和藹些了；結果，給他們帶來的還是同樣的災殃——煩重的租稅，永遠服不完的勞役。二十年來時局劇烈的變化，使他們不相信一切統治者。他們以為項氏不比秦寬厚，漢也不比項仁慈，至於田氏統治齊國的歷史最長，恐怕也是他們最……不……滿意的了。」

「這些無君無父的亂民！」田橫咬緊牙齒狠狠地說道：「難道他們就一點都不思念祖國！」



「據他們看來，所謂齊國，只是咱們田家的私產。他們或受田氏統治，或受劉氏統治，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他們說：『劉邦不是南蠻北狄，同我們一樣是華夏人，爲什麼管轄不得齊國？他不比田氏更屬賤，而且他統一了天下，以後不會再有華夏人打華夏人的不幸事件了。雖然田氏失了齊國，我們却避免了戰禍，我們爲什麼要替田氏恢復齊國，又來重演華夏人互相殘殺的慘劇呢？』據臣看來，要號召人民當用另一個口號，譬如推翻一切新舊貴族，讓人民盡得分享政權……」

「不……不行！」田橫插嘴道：「咱們正爲着恢復固有的貴族制度而奮鬥，怎能遷就愚民的妄想來促成貴族制度的澈底毀滅呢？我寧肯眼見那些我所輕蔑鄙視的暴戾戶貴族代替了高尚的正式的貴族，只要貴族制度能夠綿延不絕，却不願意讓那些愚蠢的庶民抬起來！」——據你查問，齊國的田姓還有多大的實力？」他轉向另一個從人田明問道。

「田姓的宗族散佈在齊國各地，勢力本來不小，但是被秦朝遷徙一部分到咸陽了。這年接續地經歷了反秦反項反劉以及同族自相殘殺的戰爭，然而還存在的，或遺失掉了恆產流爲遊民，或是被官方追捕逃到別處藏匿，或是投降了新朝，混點穀米來度朝夕……反秦戰爭初起時的那種勢態，早已煙消火滅了。」

「唉……」主從二八一致長歎一聲。滿使恰在這時接到兩縣報驛，他們忙把被送往

臉上一對，熱熱騰騰了。

第二天他們帶着憂鬱的沉重的心，同漢使上了車。他們的好夢漸漸破滅了。田橫厚擬到兩時，煽惑梁王彭越的計劃，不但自己沒有多大的自信力和熱忱來進行，而且弄出意料之外的惡劣，竟使他絲毫沒有下手機會。不見梁王府中出現了一批朝廷派來保護梁王的校尉，和梁王臉上立刻更比一刻憂鬱陰沉的神色，使他對於梁王生了憐憫的觀念。梁王對於他的不遠千里，應詔到洛陽，也有同樣的感覺。

臨別時，梁王利用一保護他的校尉們疏忽的機會，悄悄告訴田橫道：「皇帝借遊雲夢為名，把楚王韓信捉回洛陽，降為淮陰侯了。」這個警告漢朝宰制齊國的劊子手倒了楣，雖然引起了幸災樂禍的心理，然而同時又覺得漢朝拔去了一隻眼中釘，使自已反漢復齊的渺茫的希望又蓋上一層陰影了。

傳車經過大梁，經過鄭，經過滎陽成臯，一步一步地接近洛陽，田橫的希望也一點一點地黯淡下去。到了戶鄉，離洛陽只有三十里了。

「我為什麼不揮千里迢迢的，懷着一個必不可實現的幻想，跑到這裡來接受我所輕視的暴秦戶們的侮辱與嘲弄呢？」他想到這裡，對着自己冷笑一聲。他寧肯自輕自賤，萬不肯聽受別人的鄙屑。

他向漢使說：「人臣見天子，當沐浴淨身。」

漢使在車上候着，讓他同田彰進了傳金。他向田彰說：「劉邦，一個豐邑的縣領，芒陽山中的逃犯，現在當了天子；我，正式貴族苗裔，曾經南面稱王，現在成了亡國的俘虜。在往日，我以為世界上有一個賤民南面稱孤，已是貴族的恥辱。不幸竟有這一天：一個正式貴族混在許多殺狗偷雞的流氓中，向一個更污穢，更叫人作嘔的流氓出拜，這對於貴族何處不免是太刻毒的嘲笑。好，讓我實踐韓日對諸位的諾言：親手來踐滅我自己！」

田彰沒有顯出一絲驚異的表情，這樣的結局似乎是他早就料到的。一個「必然」，他對着自己的主人拱手低頭，表示無限的崇敬。

「你去向漢使說，」田橫道：「我田橫殺了鄼商的哥哥，又來和鄼商同朝侍奉一個主子，難道他怕天子的詔令不敢動我，我的良心怎能不慚愧？並且陛下可以要見我的原因，無非想看看我的面貌罷了。現在陛下在洛陽，斬下我的頭，乘着快馬跑三十里，把牠遞去，顏色尚不至於大變，還可看呢。」說畢，左手一擺，田彰便沉默地退出，反手把門虛掩上。

田橫從腰間抽出雪亮而又鋒利的佩劍……

天剛亮時的那一場離奇的夢境，像閃電一樣從他意識裡掠過……

他們到了洛陽，進宮去謁見漢帝劉邦，正殿的階下肅佈着提刀執斧的衛隊。他昂頭闊步地走進去，剛剛看得見殿上端坐着的劉邦的面孔時，忽然聽得一聲惡狠狠的喝叫：

「跪下！」

他受了絕大的侮辱，頓足長歎一聲，抽出佩劍向頸上一抹，却被田彭田明左右抱持着。

這時，階下的衛隊突然無影無蹤了，劉邦就坐在他的對面，相隔不過五尺。

「田橫先生，你太興奮了！你看，你的眼中射出可怕的兇光，你的兩頰痙攣，你的喉唇緊閉着變成一條兩端向下的弧線了。本來嘛，自殺是不容易的事呀。這也難怪，這也難怪！」

劉邦的影子隨着他的聲音一齊消逝了。田橫在被侮辱的激憤上，更添着自己的疑點，暴露時受人輕蔑的羞憤，自殺的念頭愈切，而佩劍却被田彭奪去了。

「不要把你這種態度顯示給那被你輕視的人！」不知從何處來的聲音，堅決地命令道。

他恍然覺得劉邦才對他表示的那種傲慢和藐視以及對於一切滿不在乎的態度，才是他該取的態度。他恍惚間坐上了劉邦讓出的寶座，兩旁文武百官，寂靜肅立，階下跪着劉邦樊噲……一大批冤民，痛哭流涕地懇求他饒赦一命；他却認為這些人的不幸值不

得憐憫，連看都不看一眼，鼻子也不哼一聲。

「這才是最高貴的表情！一個貴族死後還能在面上保持着這種表情，將使流氓們怎麼驚怖感歎！可惜……」他想起生平曾遇見過多少英爽豪邁的人物，縱然佩刀已經擱在頸上還是談笑自若的，可是那頭一被砍下就立刻改觀，不是張着嘴便是閉上一隻眼睛，還要染上泥污血污……

突然一聲咆哮，震動了屋瓦，階下杳然不見一個人影，劉邦不曉得從那裡跳上殿來，掄着大刀劈頭砍來。他嚇得手足無措，恨不得地下現出一個窟窿，心想：「今朝竟讓劉邦這廝佔我的便宜了。」幸好田彭田明從劉邦後面撲來，一個抱着劉邦的腰，一個去挽刀，他才得乘勢轉身飛跑，匆速間，一失足跌下階去……醒來時滿身是汗。

想到這個夢境，他不禁歎道：

「死并不痛苦，害怕死後改變了形容才是痛苦；因改變了形容致使別人誤會你感覺了死的痛苦，更是無上的痛苦。」

一種沉重的足步聲愈近愈響了。他想一定是漢使得了田彭的報告，取他的首級來了。

門是虛掩着的，漢使一到，推開門就會發見他還沒有自盡，這是容易教誤會成怕死的。

漢使隨門口只有一兩步了，他沒有暇時再去思想在自己的面孔上應該表露出什麼情緒，才顯得高貴，更沒有機會思想要如何才能保持這種情態於死後。他只能跟一般的自殺的人一樣，匆促地用力把劍向頸上一抹。漢使推開房門時，田橫像一根石柱一樣倒下，地面發出一聲沉重的聲音。

田橫田明遵照主人的遺囑，捧着主人的頭，隨從漢使奔馳到了洛陽。皇帝因為幾年來曾被項羽的頭駭得連做幾次噩夢，竟不敢看一眼，只吩咐用區王禮葬了田橫的遺體。

「自殺的好處很多，一、可以表示自己的英勇果決，二、省得要殺他的人名刻薄不羈的惡名。」皇帝得了田橫的五百從者完全自殺的消息後，點着頭微笑地想道。

## 鄉愁

西北風悽厲地呼嘯了一個通宵，等到他的威勢逐漸地消沉下去時，天色已經大亮。蘇武手中捧着漢節從低矮的帳幕中鑽出來。被冰雪覆蓋着的塞外草原，放射着刺眼的光輝，向四面八方伸展開去，沒有一座森林，沒有一個高崗阻擋着她，一直鋪到圍幕似的荒漠邊界。

山巒間的寒冬應該收拾了，來一個晴朗的大氣吧！——近一個月來，這福順以幾乎每早晨都要從他心裡浮上來幾次。

他回頭看看那小小的，圓形帶圓形的牛皮帳幕，那上面蓋着厚厚的冰壳，酷像一個大饅頭。再看看自己身上穿的是破濫的羊毛氈，是上裏的是破濫的羊毛氈，摸摸那單包的也是破濫的羊毛氈，這分明喚着一股十幾年來已經嗅慣却令人非常嫌惡的腥臊氣。

「要不是我手中還持着這代表大漢的旌節，別人看見了也許要把我當成一個討飯的餓鬼呢。要不是自己一年到頭，不分晝夜，都緊緊握着這代表大漢的旌節，注視着這代表大漢的旌節，想念着這代表大漢的旌節，在恍惚之間，也許說自己也有點懷疑自己是

胡兒了。」

他這樣一想，覺得這節旄幾乎脫離的漢節太可親可愛了，把牠持得更緊，看得更好。他彷彿從牠的上面想像出了自己離別了十幾年的家鄉，想像出了自己許久沒有會見的親友，想像出了把這旄節交給他的皇帝。「君王家鄉，一切親友們，都只能在我的理想中覓面，再沒有見他們一面的機會了麼？」他傷感得幾乎掉淚了。

他走到那瘦削瘦的胡羊中，想從母羊的身上擠點奶下來。但是那些羊啊，半年沒有青草吃了，瘦來連腋下的一張皮包着骨頭，仍然和往天一樣——一滴奶都沒有。看來他今天又只能掘個老鼠洞是尋些草實來和着雪塊吞咽了。

母羊沒有乳，一種久已盤踞在他腦中的荒唐觀念，使他希望能有個奇蹟出現。（人在絕望的環境中還有強烈的生之慾望時，總不免存着荒唐的觀念，妄想一個連自己也不相信的奇蹟能夠出現。）他向公羊的腹下一看；那裡連乳囊也沒有。唉，他于他開的玩笑太刻毒了——當單于用盡一切苦刑都不能降服他，只好把他流放在這水天雪地沒有火燭的草原上來放羊時，曾經向他說：「等公羊產子生乳了，就放你回家去。」

「母羊沒有乳我不過不得吃乳罷了；公羊沒有乳，而且必然不會有乳，我就只好持着漢節，直餓死後，讓鴛鳥啄去血肉，暴骨在這裡了。」

他坐在地上，頭俯在膝上。默默地沉思着，一生的經歷遭遇他都想遍了，總沒有可



稱爲「奇蹟」的事物。忽然想到幼年時族祖父談給他聽的一個故事。據說：戰國末年，燕國太子在秦國作人質，忍受不住秦國的虐待，請求秦王放他回國去。秦王答道：「除非是烏鴉的頭變白，馬兒生角，你休想回去！」燕太子憤極，一腔怨氣，直沖上天，竟感動了上帝；上帝大發慈悲，立刻叫烏鴉的頭變白，馬兒也生角了。

一足見得妄想中不可說的事，也有發生的可能！——像荒原裡拍枯草在春風的煦拂下也會生出嫩芽一般。當沉沒在離奇的故事的幻想裡時，一點希望從他已死的心裡燃燒起來。但是他繼續把燕太子的故事想下去。這希望又幻滅了。據說，烏鴉的頭變白，馬兒生了角後，秦王仍然不許燕太子回去。正是天意可迴，人心難轉！——他在心中歎息道。

忽然西北風一起，天色變成一片灰黃，雪花又在空中飛舞起來了。

一時時令算起來。在家鄉該是春天了：夾路的絲柳，拖着長枝隨風飄舞；牆頭的桃花，爛熳得像一片朝霞；田野間這裡那裡都有農夫在犁地耙土；山坡上，牧兒在互逐，笑聲喧天；還有頑皮的孩子，不聽父母的警告，不聽鄰居的規勸，爬在幾丈高的大樹上去取鳥巢……這一切生動的景象是多麼耐人玩味，值得留戀！這裏的春還早哩！現在雪還沒有化完，冰還沒有解凍，一莖青草一朵野花也看不見。

——在故鄉的春天，蜜蜂嗡嗡地哼着，使人舒服得要昏昏沉沉地睡去，偶爾一兩聲黃

又見你！……那方了。以着又有各種蝴蝶在花間草上飛舞，  
 都落在泥塵中。那這闊的天空中，偶爾有一隻蒼鷹像狂風一樣地捲過，又是那樣地地  
 猛可怕，叫着一種尖銳得刺耳的聲音……

他越起越覺得救不得難受，抬起頭來，向着幾丈外吐草的羊羣打一聲哨子；像往常  
 一樣，羊羣們馴服地跳了過來了，團團圍繞着他，有的咬他的手，有的用腹或脊部在他  
 的腿上海，驕傲地一點一點的就輕佻地跳着，似乎想跳起來給敵人親個嘴。

「長安，來！……」他雙手抱着一頭大母羊的頸子，親切地叫道。

「仙道，來！……」他叫着第二隻羊，同樣地叫着。

「從川，來！……」他叫着第三隻羊。

「……」他從羊羣中捉起一隻伶俐的小羔來。

還有那水，我陽，……他熱戀着懷念舊的地方，都作為一個名字加在  
 各個羊的頭上。每逢他感到無聊時，便呼喚牠們來一一擁抱一番，似乎自己就回到這  
 些地方的懷抱中了。有時我對一點兒安撫，每逢前一隻羊兒死了，或易被胡人搶去了，  
 他便以圖失掉了一部份。這為一樣的悲哀：一直到另一隻羊兒出世給補上那遺留下的名  
 字，才覺得舒服了。口氣。

他又擡起嘴打一聲哨，用手向前面一揮，羊兒們又照常地離開他，草去了。

在一二里外的雪地上，有三個移動的黑影，猛然印入他的眼簾，他睜着老花的眼睛，看着，是三個騎着馬的人在雪地上欲進不進，欲退不退的，分明是在搜尋什麼。既不昏獵人，（這樣的時節，根本沒有供人獵捕的東西）也不像要來掠奪羊羣的匪棍，「一定是來找我的！」他想：「恐怕又是衛律之流，被胡會派來勸我投降的啊！」

他願意不得什麼雪水好泥了，趕快坐下，免得被人發現了目標。

「衛律這東西太不要臉了！他投降奴才，封了什麼王，使得意得不得了，居然想威脅我投降，也許他明知降虜是遺臭萬年的醜事，却不顧別人乾淨，看見別人要保持氣節，反而覺得有點惱羞，非把別人也拉入毛則沾點糞臭不可。」

這是蘇武拘留在匈奴王庭的事，蘇來已經有十多年了。那時單于命衛律去勸他投降，衛律把明晃晃的刀放在他的肩上，說道：「投降就不殺你！」他從鼻孔裡哼出一聲，鄙夷地說道：「我怕死，先就不自殺了；要殺就殺罷，裝模做樣地幹什麼？」衛律益然醒悟，想起他不是怕死的角色，又另外來一套花樣，低聲軟語地說道：「蘇子卿，好朋友，我不會虧待你的，你又何必這樣固執？你看，我投降之後，蒙單于特別恩寵，立刻封王拜將，帶兵數萬，遍山都是肥馬，多麼富貴！你今天降了，明天還不是同我一樣……不然，死在異鄉異地，讓血肉做了野草的肥料，又有誰知道？」

他不答應，心中却想道：「我如果貪圖富貴，也用不着跑到蠻夷地方來向胡會屈膝稱臣，我應該像你的朋友李延年一樣，把自己的妹子獻給皇帝當玩物，或者像你衛律一樣，投靠到皇帝弄臣的門下去當寵臣。」

衛律又說道：「陛下聽我的話，除了單我與是求結為兄弟，相依相附，北享榮華，南余天，姊姊不從從我的話，唉！……對不住，以後更想再見我一面都靠不住，可憐。」

「奈這叛賊來給賈護偷生的風賊，我想起你就為作嘔，誰稀罕再見你！」

衛律聽了這話，臉如火辣辣的心中氣憤憤的跑開了。這一來，蘇武遭受了夏商的分刑慘，單于把他囚在地窖裡，繫繩了他的飲食，他靠着牆壁，掙扎了十幾天，已經凍餓得只存一縷氣在喉頭進出了，他依然不降，單于又把他送到這裡來收葬。

到這荒涼無人的地方來陪這些柔順的羊兒，雖然寂寞一點，却離開了那些腥臊的胡虜，離開了那些難聽的漢奸，不見得是絕頂的不幸吧。——當時他這樣想。

他往這裡過着孤寂的平靜的生活，有時雖然調製有個活人到這裡來，對自己說幾句安慰的話，自己也好把胸中鬱結的衷情向他暢快地的吐一番，但一想到衛律之流的卑鄙醜態，却又寧願獨自一個領受孤孀的意味了。

「但是他們已經離這裡不遠，在這絲毫沒有蔽遮的平原上，我怎能從他們的眼前隱藏起來呢？」他覺得這臨到眼前的煩惱，是不可避免的災禍，一轉念間，又來一個新的

決定。「不幸來得是誰？不曉得是誰！好，就讓俺來，我將痛快地罵他一頓，總可以破除我頃刻的孤寂。對奴說得話的動物發脾氣，總比對着說不得話的動物為露心倍，更容易得到對方的反應，更總還是表白自己的慾望。」

抬頭一看，三個騎馬的人更近一些了。遠處東張西望的，似還沒有尋得要尋的東西。他忽然發見來人的大袖長裾，儼然是大漢衣冠，又從心中生起了一種傲意也沒有想到的新希望。他想：「也許是漢朝派了匈奴，派人來接應來了！」

他立刻接着這節站立起來。顧不得雨濕的酸麻，氣喘吁吁地跑上一個土邱，筆直地跪坐着。

果然。騎馬的人一見了他就打着馬奔馳而來。馬跑得太快，看看已經逼近土邱了，他還沒有看清騎馬上的人的面孔。

像是頭兒的一倒下了馬，跟隨的人也下馬了。靠式的心臟跳動得很厲害。

「子卿……」先下馬的人幾步跳上土邱，緊攥着蘇武的手，喉頭似乎被什麼梗塞着，說不出話來了。

「少卿，是你呵！」蘇武認出那人是自己的發友李陵，激動得掉下淚來了。他想：「李陵雖是降將，却因以少數多，義敗無援，不得已而降的還不及衛律那樣卑怯無恥。」

而且今天又穿着這服，想係單為訪友而來，不是來認降的。」

李陵叫隨從捧上一個包裹，雙手遞給蘇武。蘇武捧着包裹，掀開帳幕裡，打開一看，袍插冠履，各色俱備。他兩手不停地抖去裏在頭上身上足上的破羊毛絮，穿戴上了大漢的衣冠，然後快活地左顧右盼，幾像摩登青年初試新裝時的得意情態。他想：「真不料今日還有這一天！」

蘇武再到土邱上時，那裡已張起帳幕，鋪上席子，擺好酒備了。他一來，李陵就請他坐下，斟酒來勸他。所有的一切杯盤肺膾，幾乎早已從蘇武的記憶中消失了。今天重見這些東西，似乎回到自己的家鄉了。

「單于傾倒子卿的精忠勁節，」大家默默無言地喝了三鐘後，李陵才開腔道：「常以不得與子卿相識為憾。既而知道陵與子卿交誼深厚，所以命陵致仰慕的誠意於子卿。子卿！這一生自然永遠不能回去了，在這無人之地自尋苦吃，也屬枉然。你位位雖足以動天地，泣鬼神，又有誰知道？」

蘇武放下酒杯，不說一句話。

「子卿，你還想念府上的人吧。令兄奉軍實稍有點疏忽，被劾為大不敬，已經自盡了；令弟奉命捕人不當，也惶恐服毒而死了。陵離漢時，老夫人已去世，陵曾親身送葬到陽陵。夫人呢，早已改嫁了，雖然留下百女一男，又過十幾年了，誰知道還活着或是

已死？」

「寒門真是不幸！」蘇武俯下兩行眼淚，說道：「我已無家可歸了！這樣的災禍，這樣的惡運，是無法挽救的。假如武不自愛自重，降了單于，能使死的復生，嫁的仍然歸還舊主麼？唉，不可挽救的就不要妄想挽救罷。」

步陵勸蘇武再喝，蘇武又勉強喝一鐘。

「子卿，記得你奉命出使時，還是盛壯的丈夫，而今，唉，而今鬚髮都白了。人生不過像朝露一樣，又何必使這樣吃苦受難？」

「少卿，人生既然像朝露一樣，那富貴以不過是過眼的煙雲，又有什麼值得留戀？」

「子卿，難道這世上就沒有什麼值得你留戀嗎？」

「如果什麼都不留戀，我早已跳在北海裡了。」蘇武舉起漢節向北方一指，然後又掉轉來指着南方出神地說道：「祖國，君王，家鄉，祖宗的墳墓，一切的親友，我沒有一刻不想過他們，沒有一刻不想念他們。我明知這一生不能再見他們了，却把這再見他們的願望作爲我髮生存在這世上的唯一理由。我只要把他們從記憶的深處挖掘出來，或是他們的影子偶爾浮上我的腦海，就足以排遣我旅中的愁悶，安慰我旅中的無聊。我這半生的希望，快樂，完全係於他們，寄託於他們。」

「子卿，孤居獨處的生涯，使你和真實的醜惡隔絕，却培養出你那誇一般美腐的想像。假如你真的回到祖國，恐怕又要氣憤憤了。皇上春秋已高，昏惰昏停，法令無常，加以弄臣嬖幸進說利害，功名將，沒有罪過就受身滅族的，前後已有幾十家了。回到祖國，安危還是難料。子卿，二席，你這樣整煎自己，究竟爲着誰來？希望你聽從陵的意見，不再再進三阻四了。」

「少卿。你過分偏切這個人，却忘了大國。武父子無功無能，漢皇上提拔，官至列卿，爵至通侯，弟兄親近常稱肝膽塗地以報答天恩。今得親身自效，不管身刀劍鼎鑊，毫無怨恨——老父說，只要死在祖國，葬在祖國，總比在異邦享受宮貴勝萬倍。」

最後幾句，刺痛了李陵的心，不便再開口了。只得騰騰勸武喝酒。蘇武正認爲着有人陪伴他，也不推盃，他知道李陵以後不會再來了，別外什麼人也不會來了，單于又絕對不願他回到祖國，要他再見一個勸說的人，永遠沒有機會了。他這把一腔孤寂的心投在酒杯裡，沒有依戀故人的情懷中。

這野宴持續到了第三天，李陵沒有再提投降的事，蘇武也似乎完全忘却了往日的不愉快，和李陵談論得很歡洽。李陵趁再作一次最後的嘗試，鼓吹蘇武的勇氣說道：「子卿……快納了愚見吧！」

蘇武板着面孔厲聲答道：「武自以爲與大王誓不背，故不避嫌疑，鷄旦陪侍大王



蘇武，大王曾言武義苦有份，嚴至其名節，五倫中才不枉有朋友。並且，單子所以尊重武的緣故，豈非因武不為利誘，不為威屈嗎？使神醜顏投降單子，力武不但是一時尊不辱，在目的領節也成了泯名義之舉，在單子又何貴乎有這意志不覺見利忘義的且乎？武奉命出使，既辱君命，又迭次遭打罵，抵觸單子的惡信，名罪自己的知心交友，自分身就該死了。大王一定要逼武投降，就請容武死在大王的面前。」

「唉！好個忠臣義士！」李陵一面用力拉着進前自急的蘇武，一面慚愧地歎息道：「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了。」還禁不住拉了淚。

蘇武負氣地捧着頭坐在地上，不理李陵。

子卿，要罵就罵個痛快吧！你那無言的輕蔑，對於我比任何刑罰還烈呢。」

蘇武不做聲，連頭也不動一動。

「子卿，你對朋友該有點忠告吧！」

蘇武仍然不做聲。

子卿，請你看在我老朋友的情面上，給我一點替你效力的機會。贖我今天冒瀆的罪過吧！」

李陵誠懇的態度，哀婉的聲音，終於感動了蘇武，使他路路抬頭，傷感地，淒涼地向李陵說道：「我對於你沒有什麼請求，只希望你在死後，把我這把骨頭送回祖國。」

鄉

愁

三八

去，埋在……」

李陵想到自己的骨頭將來不知埋在那裡，抱着蘇武痛哭起來了。

# 奉命班師

河南北洛招討使岳飛奉到了班師的詔書，通夜都睡不着。

不久前的一夜，他也曾經睡不着過，但那時的情形和今宵絕不相同。

「原先他在鄆城縣擊潰了金兀朮的常勝軍——拐子馬。兀朮大哭一場，說道：『自從海上官兵攻打宋國以來，全靠這個取勝，現在可完了，一切都完了！』從此以後，兀朮着着倒楣，在臨穎的十二萬兵被糧再與賊寇殺得連夜逃遁；偷襲穎昌又被岳雲王貴殺得大敗，連他的女婿也喪了命。敗退離汴京四五十里的朱仙鎮，又遇着飛一陣截殺，實在抵擋不住，只好逃到汴京城去躲着，慢慢的設法逃遁。

當兀朮節節敗退的時候，太行山忠義社的首領梁興也打起「岳」字旗，統率兩河的豪傑打败了金兵，恢復了犒衛，使山東和河北的敵人失了連絡。梁興宣布朝廷的德意，勸各地聚衆稱雄的豪傑歸順朝廷，共同驅逐金虜。於是韋銓孫謀等固守着自己的山寨，等官兵一到就受編制。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都帶起兵馬來投降了。其他河北山東一帶的義軍都約定了日子期和官兵相會。大路上擠滿了担着糧餉，頂着香盤迎接軍隊的百姓。兀朮想在河北東山山西徵集軍隊，竟沒有一個人應募。而且連自己的隊伍都轄制不住了；烏陵忽謀告訴部下道：『岳家軍來就降！』王鎮崔慶李凱崔虎葉旺已降降

了。……終於龍虎大王等也秘密地受了飛的招安，要遠遠的從北方跑來投降。將軍韓嘗又準備帶五萬騎兵接應過來……

像這頭的好消息一連串一連串的傳來，飛真是樂不可支，眉飛色舞地向部下演講道：「將將打到黃龍府時，同各位喝個痛快！」

他本是個下不詳的好漢，但皇帝怕他飲酒誤了軍機，所以收復河北後再飲。他從此滴酒不沾嘴唇，算將五十年，早已把酒肉的生活忘記了。現在想像到勝利的光輝在眼前閃動，好像已在凱旋的席上喝了得勝的喜酒，不禁興奮地撒醉了。

就在這一夜，他又是興奮地想到「岳」字。他就要很快地從河東河北一直插到敵人的老巢黃龍府；想到將身在那邦的皇帝面前；王公大臣都要被自己苦海中救出；想到沿路「民衆頂頂香盤迎接自己」的奇形；想到兀朮不自然也要氣壞……反來覆去地想，總是想不完，弄得連夜都沒有睡着。

……韓嘗正在聚裝糧草，準備渡河到太行山各營的的義兵會合時，朝廷下了班師的詔書，韓岳飛立刻回朝領賞受封。他正在驚詫，又接到了一道金字牌，催促他立刻撤營。……又來了第二道金字牌，接着又來了第三道第四道……總共來了十二道，天還沒有亮。

「唉……」他無可奈何地嘆息一聲，悲憤地憤憤說道：「十年來南征北戰，消耗了國家多少錢財且不必說，還斷送了多少人民的生命，流掉了多少壯士的鮮血，看就要活捉兀朮，掃蕩中原的寇氛，迎復太后淵聖，恢復大宋的江山了，誰知……誰知道這是天命麼？這是天命麼？」

「大帥！」一員部將牛皋怒氣沖沖地說道：「這都是奸相秦檜的詭計，我們屢戰，他要和！我們越打勝仗，他越忌刻我們！這幾年君寶國的東西，留着終是禍患，請大帥派小將帶一支兵回國議安，把這奸臣宰了！」

「這個，萬萬使不得！」飛鵬忙說道：「秦檜雖然可恨，朝廷不可不尊，主張講和的雖是秦檜，降詔令我班師的却是皇上，我們當臣子的只好道服從皇上，服從朝廷。」

請大帥恕罪，容小將進一言。另一員部將張憲心裡雖然很激動，表面却比較平靜，他說：「自古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請大帥為國家的利益萬民的幸福着想，還是通權達變點，克復了東京，擒下了兀朮再商量。」

「將軍的話固然有理，」飛鵬說：「但我大宋自從開國以來，都是文臣帶兵，我一個行伍出身的武夫，帶着幾萬兵獨當一面，已經是朝廷的殊恩了，怎敢不奉詔令！——就請各位將軍即回營傳達朝廷的旨意，明天班師！」

他的兒子雲本來也想說幾句，但是看見他那種堅決的態度，便不敢開口。

大家都回營去了。帳中只剩下他們父子二人，默默地不說一句話。在寂靜中，飛漸陷入了沉思。一幕一幕的往事，浮上他的心頭了。

靖康年間，金人虜去上皇和瀟聖，張邦昌被立為偽楚帝。以不久冊了帝，那統領十萬大兵在南京州間徬徨逡巡的康王，才得登上皇帝的寶座。

這位皇帝即位後，召用平時主戰最激烈的李綱。大家以為朝廷從此不再對金人屈膝了。但是皇帝既不願嚴懲張邦昌和一切附逆的漢奸，又縱容伯彥黃潛善破壞李綱的抗戰計劃，李綱不安於位，廿七天就去了職。那懇求復用李的歐陽澈陳東還喪了命呢。

李綱一去，在黃不久就拜相。黃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何患國事不濟？這道是皇帝當時自鳴得意的話。

汪黃執政後，在河北招撫。河東經制都取消了。朝廷節節向東南躲避。河北河南各郡縣都淪陷了。

張野金人在山東組織偽齊立劉豫為傀儡後，自稱從全國逃回來的秦檜拜了相了，從此皇帝的御駕沒有到過江北一步。總是在江南打圈子，最後竟把臨安成臨時的京都，準備遷往下片。劉豫稱帝後，朝廷沒有下過一道討逆令。反而禁止中國的軍隊進攻偽齊，那假留在臨安的附逆漢奸的家屬，還受了優待……這一切類卑怯的媚敵的醜事，真是

想不完啊。

他——岳飛就在這樣「對內強硬，對外軟弱」的時期中，憑了一腔愛國熱忱，憑身滿腹的軍略和渾身的武藝，再加上勇毅堅忍和視死如歸的精神，一步一步地從行伍升到「大帥」，李綱拜相時，他還是一名小校，他上書請皇上親率六軍，北渡黃河，恢復中原。上頭批他一個「越職言事」，革了他的職。他憤憤地說道：「驅逐金虜，收復失地，不是誰都有責任麼？爲什麼我就說不得！」汪伯彥黃潛善可以說了，他們却又不說；他們說的是投降金人，遷都杭州——紹興七年金人廢了劉豫，他同韓世宗都上書請乘金人不備，長驅以取中原。皇帝竟沒有理他們。

自然，他也有惹人羨慕的遭遇。平洞庭水寇楊么時，皇帝親筆寫「精忠岳飛」四字製一面旗來賜給他。就是三年前將出兵北伐時，皇上還召他進寢閣去向他說：「中興的事，完全交付給將軍，朕不來干預。」這話似乎還在耳邊響呢。他仰着頭閉着眼睛深深地回味一陣，一抹光輝從臉上掠過，心裡寬鬆了很多。但一低頭，那一堆朱漆金字牌就印入眼簾，他的心又像鉛塊一樣沉下去了。

「唉——」岳飛把過去的事回憶一番，不禁輕輕地歎息一聲。

「爹爹，」雲鵬爲父親有點動搖了，裝着隨便談談的態度探問道：「孩兒以爲茲師

的舉，似乎還得考慮一下。」

「唉……」飛又歎息一聲，臉上蓋了一層愁雲。

「東京看看就要克復了，」雲比較大胆一點，說出了他的主張：「不如加緊進攻，克復了東京，奉表迎接皇上回來，繼續完成北伐的舉業。那麼，今天雖然有不奉詔的過失，總可以『將功折罪』呢。」

「你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你不清楚趙煚初年宗留守的故事，這也難怪，那時你才七八歲呢，靖康之難後，元祐皇后降詔正康王為皇帝，皇帝不回東京，只任命宗澤為留守。那時，河北的人民歸附朝廷的心很切，宗留守一面招安京畿的土匪，連結隔河的義兵，就期渡河北伐；一面葺治陵園，洒掃宮殿，前前後後上了二十幾次表請皇上還京。但那時皇上誤信汪黃議和的主張，反說他別有同意，派郭中翰來監視他，他憂憤成疾，不久就死了。」

「我不知道這些主和派是什麼心機？」雲似乎自言自語的說。

「他們麼？」飛鄙夷地從鼻孔裡哼了一聲，說道：「他們假裝不曉得金人的目的在併吞整個的中國，偏說金人只想佔據淮北地方。他們以為中國只消放棄淮北，金人在短期內不再繼續進擾東南，他們就可以安安穩穩的在東南做大官，發大財，今天進錢塘江，明天進西子湖做詩，只要有人民供他們奴役，有金錢供他們收括，有騾馬狗馬供



他們沒幾手南方北方，在他們不是一樣的麼？——在這樣選敵偷安的局勢下，宗留守的希圖和計劃竟成了泡影，他也就在極度幻滅的悲哀中死去。他死後，京都人士請求朝廷任命他兒子繼承父任，朝廷任命的却是杜充。

「就是那個投降金國的杜充？」樞在詫異中還帶點憤道。

「不是他是誰？他那個殘酷無謀的庸才，却自負不凡。宗留守年餘的竭盡和殷勤，給他很快地破壞盡了。我見了真是痛心。這樣一來，不但兩河的豪傑絕望，連受了招撫屯在城外的土匪也都叛，又去做敵人放火的勾當了。這種情形怎能持久？恰恰滿了一年，他就丟了東京跑到建康。兵臨發時，我諫他道：「敵人沒有來我們就跑，不但國得我們沒出息，還便宜了敵人。敵人今天不費一兵一卒得了東京，我們以後要取回來，非用幾十萬大兵不可。」我的話沒有錯；敵人在半年後進了東京城，真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樣，毫無阻礙，歡天喜地。我以後轉戰中原，眼見兵民流離死傷的慘狀，立刻就慨道：「當年不錯丟東京，那有今日！」」

「朝廷對於這位柔地將軍難道就一點也不追究？」

「宋和派妄想割地爲界以求和，杜將軍英雄地而歸，正是飛行了這獨策路，他值得

讚美！」

父子二人默然互看一會，飛感測一絲無可奈何的酸心。談着這事輕輕地說了兩句

小園子，半閉着眼睛，側着頭，似乎在想什麼。

「南方的小朝廷既然要割地求和，我們就遙奉端聖皇帝為主，一直打到北方，迎接淵聖回京。那時，當今皇帝也要應位，誰敢派我們一點兒不是？」雲騷決地自信地說道。

「孩子，你太年輕，正所謂『少不更事』，只知道向前進，不知道退後想。」飛緩緩地說：「主和派一扶天子以令諸侯，政策雖錯，名義還不算不正。我們既沒有奉得淵聖的詔諭，又來違背朝廷的命令，名義先就不正，怎能號召忠臣義士？而且主和的不僅是朝中的文臣策士，統帥如張俊楊沂中等，阿附秦檜的旨意，先就撤了兵。金人用一半的兵力來攻，我還有勝利的把握；金人苦併全力來攻，勝敗之數就不可知了。加以張俊比我年紀大，資格高，見我為皇上所倚重，早已憤憤不平。我對他越發恭，他越發刻我。他唯恐我成了功，把他顯得庸碌無能，他將不惜對我用下最卑污毒刻毒的手段。如果我不奉詔，他會被秦檜利用來一剿滅我。他們不攻偽齊，不抗金虜，却會一英勇地剿滅一軍人。諸般外國主子的奴才，對着自家家人一定是殘酷無比的。我們在這內外夾攻之中，勝利的希望就更渺茫了。」

「所歸附的忠義民兵，以及金國約降的隊伍，不是我們的後盾麼？依孩兒看，勝敗之數，還未可定。」

「先說金國約定要降的隊伍，他們因為害怕我們快要打河北，才來約降；如果我們和虎元相持一下，他們就不降了。至於兩河義兵，是用朝廷的名義號召來的。那些首領的思想本來不甚清醒，意志也不甚堅決。在軍事上受點挫折就會動搖。我用朝廷的名義把他們號召起來，又叫他們來違背朝廷，他們會弄得莫明其妙。如果好人再假借朝廷的名義給以一官半職，叫他們反抗我，他們即使不和我為敵，也要觀望一下，看誰勝誰敗。如果我們稍稍失利，就難免有人倒戈相向……我看，這事太危險了，行不得！」

「那麼！」雲傷感地絕望地說道：「我們只有眼睜睜的看着主和派把國家的領土奉送給敵人了。」

「不，決不！我回可朝，定要設法轉移皇上的意思，只要能把抗戰復土的國策重新決定，今天的退兵，也不過是軍事上暫時的停頓，還可以捲土重來的。所來我們的軍力確實優於敵軍人，吃虧的原因在和戰不定，政策一定，不愁不勝。如果今天與主和派堅決的對立起來，造成敵對分裂的現象，即使一紙風順地打到了黃龍嶺，踏破了五國賊，迎擊了淵聖，主和派那將畏罪自殺，對淵聖必有拒絕的表示；儒生儒士骨肉均之，中國還有陷於分裂的危險。我即建立一點點兒功，誘惑那些白髮老儒生的口誅筆伐麼？儒生是會責備賢者，饒恕小人的！」

雲傷感地又聽所談的一切，聽了疑父親的將衷，但他不認爲那些主和派的意見可以

開口言痛楚，可以用眉梢打眼，他眼裏是一片黑暗。和那幾顆星兒交照，打個圓圈。火燒大場」的豪傑時所見到的光明，恰好成爲一個燦爛的剪照。

「爹爹，我寧肯天天在戰場上與我痛恨的敵人搏鬥，即使被敵人宰得粉身碎骨，也不管他，却不願回朝去夥着那班賣國賊臣發財。敵人雖可怕，却能恣意地射他殺他，我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我能向他發洩我的惡毒，解發賣國賊也體體度雍容，而皮肉白，所以得了皇上的寵信；但我會隨時隨時發見他們的卑劣殘酷，當我怒氣填胸時，不能向他們揮動我的大刀，甚至於不能放出一枝冷箭，只能眼睜睜地看他們弄弄什夕而無可如何。他們比敵人更惡，但我不們用懲罰敵人的方法懲罰他們，却還要同他們往來周旋。我受不得那種閒氣。我寧肯天天和敵人相殺，却不願看那班賣國賊一眼。」

雲的點頭中表示出了他心中的悲憤絕望，綠惡和悲恨，飛感動地注視着他，翠兒子雖不是自己親生的，却按自己當成親生的一樣撫育愛護，但是爲要使他成器，爲要使他無缺缺像鐵一樣的英雄，對於他的教養是異常地嚴厲刻苦，毫不留情。因此，父子之間少有依仗及親的機會。現在龍已不自覺地放下了威嚴矜持的態度，更覺得他面前坐着的不是綠兒，不是翠兒，只是千位可親可近的慈父。他毫無顧忌地吐出了心中的委曲和願望，以及願願破滅時的悲怨，兩顆晶瑩的淚珠，含在這位英俊的驍勇的指揮的青年人的

混角上了。

張清琴道：「這些，他站起來撐着這青年人的手。他只比這青年人長十六歲。不算老，很能理解青年的心理。他覺得這樣的人才配作自己的兒子，他有這樣的兒子，應該驕傲。只要後一輩人都像他這樣蕙潔誠摯，英勇堅強，還有什麼國賊能出賣得倒中國？還有什麼強敵能併吞得到中國？一切醜類都會在這一輩青年人的怒視和痛擊之下退縮，毀滅，以至於滅亡。」

「親愛的孩子，」飛安慰雲道：「我佩服你愛國的熱忱，佩服你勇敢的精神，佩服你高尚的志趣。我有你這樣的孩子，覺得很光榮。你還年青，你的壯志雄圖會使國賊從奮鬥中掙扎起來，會使人民從災禍中解救出來。但是還須有點耐性。因為執行一種計劃固然應該不顧一切英勇邁進，而次定一種計劃時却不能不慎重考慮。」

「爹爹，你的顧慮太多了。」

「我顧慮什麼呢？有什麼值得我顧慮呢？生死，貴賤，榮辱，我早已不放在心上。富貴榮華，我當牠是過眼煙雲，高官厚祿，我當牠是路旁敝屣。我看重的只有名節；我可以犧牲榮名，犧牲爵位，也可以犧牲性命，但不能不要名節。」

「爹爹不班師，那時受奸臣豢養的幫閒儒生，當然要罵爹爹為叛逆；就是後世只知道朝廷不知有國家的迂儒，也要來一套什麼『誅心』之論，對於爹爹的名節，似乎不

種種損。不過爹爹也該想一想，這和議一定，滿地獄永遠陷身在蠻邦，當今皇上也要向金虜屈膝稱臣，不皇帝的名節還像金廢，而且中原的臣民永遠當了金虜的奴隸，南方臣民也含垢忍辱地奉金虜爲正國，幾個民族的名節都隨之而墮落了。爹爹，你爲朝廷，爲國家，已犧牲得太多，現在爲了保全皇帝的名節，保全整個民族的名節，再把那點兒寄託在儒生的口頭筆墨的渺茫虛構的名節，也一併拋棄了罷！」

「你胡說亂道！」飛板着鐵奇的面孔，嚴厲地斥罵道：「不顧名節，必爲亂臣賊子，而你的膽敢出這種狂論，便是爲臣不忠，爲子不孝。本帥念你稍有汗馬功勞，姑且不加懲，這口快去整理軍務，準備班師！」

高傑重頭喪氣走出帳來，帳裡又充滿了寂靜的氣氛。

夜歸了，飛板來睡去地睡不着，只好坐起來沉思默禱，他把自己的命運和李綱宗澤其相比較，李綱宗澤死時，東京還抽着大宋的旗幟，他沒有看見兩河中原的淪陷，還算李綱宗澤被劫之後，眼見着「招撫」「寨制」「兩司取消」河東河南相繼淪陷，眼見着御榻南遷，中原也拱手送給敵人，他的命運已經比宗澤壞了許多，但是他比岳飛自己呢？也許還要忍受割地贖質奉表稱臣的恥辱，參軍備朝衣冠將相拜金虜尊醜戲。「宗留守，李丞相，你們沒有受與的慘刑，却要臨到我的頭上了，你們死得早一步，是你們的幸運，李丞相着手動出佩劍，劍光使燈光縮成豆大的一顆火燭……」。

。稟告元帥。這熟悉的声音使他清醒過來，一個親隨立在面前，像一根大柱一樣。他說：「元帥帳前的親兵有五十人乘夜潛逃，沒降敵人去了。」

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膜，對親隨再說一遍。不錯，有五十個人潛逃了，而且已去遠了。

他下令不要去追趕，只須仔細探查以後的情形。

一主和派正在詭譎地煽動叛國。他想：「不幸竟發生了自己的親兵私逃的事，他們的詭譎似乎有證據了。這些兵，我沒有虧待他們，他們却辜負了我的好意，人心真是難測啊。」

也許是注和派的間諜鑽進來了我的親兵中，煽惑他們背叛，好把賣國的罪名轉嫁給我。如果這風暴蔓延下去，我即有百口也難分辨。幸而班師令早就下了。然而我正要作一個惟命是從的純臣，這小小的事件却給了塗上了一点污跡。他痛心自己的名節有虧，自恨沒有在奉到第一道金牌時就班師。

稟告大師。一又是那熟悉的聲音，使他劇烈地戰慄一下，他恐怕又有更壞的消息傳來。

一騎兵五騎名將去偷襲敵營，盡無異功。戰勝了。一跟着親隨進來的偵探報告道：「敵軍十分恐怖，正在撤營，似乎要退了。」

他點點頭，叫他們退下。

「他們究竟是忠勇男兒，他志不辜的心像個石頭一樣落下去了，長長地透一口氣。傍晚宣佈班師時，那些忠勇健兒悲憤絕望的神情，浮上了他的腦際，他失悔前一刻誤信他們投降的傳說，覺得對不住他們，嚴肅地向着他們成仁的方向致一個默默的敬禮。」

「我岳飛沒有虧待過弟兄，弟兄們都算對得起我，」他繼續想下去；「不過這樣的犧牲太沒意義了！」這時似乎另有一種聲音在耳邊響道：「這時再不犧牲，以後連這樣的機會也沒有了！」以後的犧牲不是犧牲在敵人的刀下，却是犧牲在自己人的刀下。」他的胸中似乎又塞進了一個鉛塊。他不能像那些頭腦單純的兵士一樣採取直切了當的行動；正因為自己懦弱屈服，才激起他們的反感，不得已想出了這萬死不一生的計策。這一舉動是對他大元帥消極的反抗，也是一種最嚴厲的批判。

「從前戰惟恐他們不敢戰，不能戰，設法激起他們同仇敵愾的心理，叫他們不打到黃龍，誓不能休。現在戰局大有轉機，看看就要恢復兩河的失地了，我又叫他們退回去，他們怎願意？這一舉動，簡直是『充諫』；如果我不納諫，也就顯得他們不屑於與我同流……這是衆叛親離的開端……」他不敢想下去了。

天快亮了，天上的星子一顆一顆，地隱去，牀下的幾顆，孤寂地顯出伶仃無助的可



憐憫。

淒涼悲壯的號角聲，隨着初秋冷峭的晨風，從遙遠近近的地方傳來，像是從荒漠裏傳來的孤苦的旅客的呼救聲，哭訴聲。

他在早飯前巡視各營一周，帶回來了一種更悲哀更沉痛的心情。有幾片瑣屑的印象，緊貼着他的心，再也刮除不掉。

在某座營中他見了一個自殺的兵，頸項抹去了一半，他臨死時說出了自殺的原因。他說：「我的家在河北，我天天盼望打回老家去，看看我的老娘，看看我的渾家，看看我的孩兒，還有我的莊，我的小屋……你們要回南方去了，我不去，因為我的家沒有搬到南方；我的家在北方，我要從敵人的手頭奪回我的家……你們不讓我去，就讓我死罷。死在這裏，離家近些；死在南方，連魂魄都不曉得路回家了……」

岳家原也住在北方，然而已經搬到南方了；這個兵天真樸直的自白，對於他竟成了刻毒的諷刺。

回營時，渡過前幾天作過戰場的一條小河，河邊散佈着許多小土堆，都是陣亡將士安息的地方。那些小土堆的主人彷彿回着他驕傲地說：「我們死了還得葬身在中原，你却活着就得退出這個地方！」

他記得那兩條小河合流的三角平原上，有一場激烈的戰鬥，爲着爭奪那寬廣不到一

里的小原野，看幾百個屍體倒下了，用鮮血澆濕了自己的國土，走過那裡，馬似乎聞着了血腥，抖顫一下，怪叫一聲。他注目一看，那低窪處曾經停滯過風水的地方，不是還有紫黑的血色！

用生命換得的地方，又要拱手送給敵人了！他感慨地想。

一個小村落中，幾家農人正在修補那被戰爭破壞了的茅屋。戰券給他們的創傷雖然沒有平復，但那被撲的中心已沒有留下多少恐怖的影子了。他們談論着戰爭，好像談論着別個時代的故事。他們不大相信過去，他們把希望放在將來。他們以為敵人就要退回老巢，永遠不敢再來，他們可以永遠過着和平的幸運的生活了。

飛並沒有聽見他們的談什麼。但見他們那無思無慮安心工作的態度，和自己過身時從遠處送來的譁傲的眼光，他知道他們確信他能保障他們的安穩。

他們那驕傲我立刻就原班師，這裡不久是胡人的天下！——他除了悲哀和痛之外，還感到慚愧，慚愧自己對不住這些忠勇的士兵，對不住這些純良的百姓。

他剛從營路中時，又接到消息，說在平時被他歡喜與奮，在今天使他悲痛惋惜的諜報。他從太行山忠誠地傳來，說元元正準備渡河北去，請元帥約定日期，南北夾攻。

定能活捉元寇。另一個是由東京回來的細作所報告。據說元寇確實要放棄東京，但有個醫生牽着他的馬諷道：「太子毋走，岳少保看看就要退兵了！」元光道：「岳少保以五百騎殺我十萬大軍，京城的百姓日夜連夜都盼望他來，我偏在這裡等死不成？」書生道：「太子聽說過，朝廷上有個臣，大將還能夠在外立功麼？而且秦丞相……」他和元光悄悄地幾句語，元光就留下了。

「好容易等到這個機會，我却輕輕把牠放過！」蕭頌足歎息道：「反而被別人咒住了！」

出發走不多遠，適着一羣百姓男女老幼纏着，跪在地上，攔住去路。有哭訴的，有嗚呼的，有伏地哀泣的……悲慘的聲音，悲慘的形狀，簡直不勝聽，不忍看。

飛越兵到這裏時，首先頂着香盤來歡迎他的也是這些老百姓，他們那時是多麼的高興，多麼的歡樂，好像死罪遇着大赦，久旱得了甘霖一般。

許多人的話說來，都在許多人的哭聲中，使飛越從知道他們的來意。他指定一個像是爲首的人翻身過來，叫他清清楚楚的訴說。

「大帥……那人跪下說過：『我們前幾天頂着香盤担着糧草來迎接官軍，金錢完全知道，把我們恨入骨髓，大帥去了，金銀一定又要來。我們還活得成麼？』」

「唉，我又何嘗捨得拋棄祖家一寸一尺的土地，又何嘗捨得離開你們這些苦勞守法的良民？」他長歎一聲，把詔書給他看看，又給眾人看看，他說：「皇上降了聖旨，我不敢任意逗留！」

聖旨的利害百姓是曉得的，大家知道事情已糟到沒有挽救的餘地，原先沒有哭的人也哭了。

「關大帥救我們！」為首的人磕了幾個頭，大家哭得更響，更傷心。

「怕敵人，只要跟着軍隊搬家！」他沒有辦法，只好勸老百姓實行朝廷的撥家政策：「現在除了搬家，沒有別法！我暫留五天，大家快回去準備搬家！」他又提高嗓音連叫兩聲：「搬家！搬家！」

「搬家！搬家！」大家覺得這是唯一的辦法，立刻鬧嚷着散去大半的人，有些人遲疑一下也散去了，還剩下幾個為首的人。

「元帥叫我們搬，」一個中年男子說道：「我們有的是三五畝地，幾間茅屋，怎搬得動？」

我們不像皇上一樣，到處都可以成家，」另一個男子說：「我們搬到別處只有餓死，餓死在鄉不比餓死在這方好麼？」

蕭告訴他們，襄漢之間有很多閒田，他負責奏請皇上把那些閒田分給他們。

「門外漢要過敵表跟着起來呢？」又有一個小伙子說：「我們又搬嗎？這是不搬也搬，又向那裡搬？不搬，又不得活！」

「唉，以後的事以後再說，想法把眼前的難關度過罷。飛無可奈何地說。

「知搬家，搬家，你也說搬，我也說搬，除了搬家就沒有辦法！」那小伙子一面說着，一面去了。餘下的幾個人也沒精打采的去了。

「兀那要去，有書生扭馬而諫！」飛勒轉馬頭時，無聊地想道：「扣勒馬的只是些百軍姓，南方的書生們惟怕我不轉去，接連發來了十二道金牌。南方的書生，北方的書生，無不都是這條腸子！」

「兀那？」那個用語言抵觸岳元帥的小伙子，一面固然覺得元帥使他們失望，一面也覺得說那樣的話有點失敬，心裡很懊悔。

他雖然不滿意搬家政策，「搬家」兩字却不住地在耳邊響，心頭也不能不想這件事。

他走到自家的地邊，看那成熟的玉蜀黍，肥胖得像孕婦的肚皮；高粱也開花了，不到兩月就要收穫。半年的辛勞，造成將來滿籠的希望。

這兩順地就是他的房子。那房子上塗得有他會祖，祖父，父親的血汗。去年他曾添蓋一個披屋，並費了極大的匠心。

那屋中有耕田之磨，織布之織布，煮飯的器具，還有牛欄，豬圈，雞籠……這一切不

是祖宗的遺產就是他自已親手製造，親手購買，或親手修理過的。那樣不可愛，那樣做不得留戀？搬不動，只好丟了。

「什麼搬家，簡直是丟家！」他憤憤地歎一聲。

他不搬，他母親不搬，他女人也不搬。他還希望鄰人都留下；人多膽壯，金人來時，也減少些恐怖。

最初，決定丟家的人幾乎是全體，等到感情漸漸平靜，想到將來的衣食問題，多少人動搖了。但是到了第五天，隨著大軍走的人還是和趕會場一樣的擁擠和鬧嚷。

阿炳是始終不搬的一個。到那天，他到大路上去看看。他看見軍用大車上放滿了器具什物，他還詭羨那些搬家的人能享受這種便利。但仔細看看各人的面容，却沒有誰因享受這點便利而有一絲笑意，都是愁苦的，哀傷的。

「我那什磨子無法搬走了！」一個說。

我那樣多的棹凳……」另一個說。

「我家的瓦纜修管過……」又一個說。

阿炳覺得這些搬家的人和自己的心情並無不同之處。他還知道有一個人跑走時，把們鎖得好好的，好像他不久就要回來一樣。又有一個人已經走半里路了，又拆轉頭看看

自己的罪孽。

阿炳回家去時，覺得村中清冷了許多，自己好像失了保護無依無靠的人，他雖然想起「沒有搬的人還不少」，也不能排遣自己孤寂零丁的感覺。

那晚他不能好好地睡着，直到天將亮時，才朦朧入夢。他夢見皇帝殺了秦檜，岳元帥奉了聖旨又把軍校開回來了。

想那淒涼的號角一響，阿炳驚醒了，他側耳細聽，果然是號角聲。

「岳元帥真的轉來了嗎？」他興奮地翻起身來，開開門向號角聲處跑去，一見簡面有旗幟飄揚，他的心跳得真厲害。「夢也會成真！」他想。

但仔細一看，那旗上却繡着一個使兩河民衆一見就頭痛的尖頂平底的「金」字。阿炳該呆了。

# 和與降

三更的時候，秦檜奉了密令來到撻懶的眼中，他以為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一進來就跪下叩頭。

「本帥有個重要的差使，」撻懶竟開口道：「要借重轉運使。」

秦檜覺得撻懶今夜特別和氣，打消了心頭的疑慮，一面叩頭，一面答道：「恩公有什麼差使，奴才願効犬馬之勞，就是粉身碎骨，也不敢推辭。」

「本帥接連得了幾次諜報，知道宋國的皇帝對於歷任的宰相都不滿意，宋國皇帝要個道地的宰相，表面上不怕大金，骨子裡却又是澈底主和的角色。據本帥看來，秦轉運使到配扮演這角色。」

「恩公指舉奴才的厚意，奴才却不敢當。」秦檜摸不清撻懶的意思，戰惶誠恐地答道：「況且奴才既委身奉侍恩公，當秉『忠臣不事二主』之義，一生一世，以浮子子孫孫都聽恩公驅使，不敢懷有二心；即使南蠻的頭兒要拜奴才為相，奴才也不肯繼恩公。」

「你對宋國的忠誠，本帥十分知道，所以本帥才決定敬你回宋國去，假使撻懶一個宰相的位置，你要報答我的恩情，到不一定常在左右侍奉；當了宋國的宰相以後，報答我的



「機會多哩。」

「不過，奴才在元帥的幕下嘗過參謀軍事，現在又任着隨軍轉運使，南蠻知道的很多；奴才回到宋國，不但撈不到一官半職，恐怕連性命都保不住。並非奴才愛惜狗命；奴才的狗命是不值錢的。犧牲了這條狗命，只要稍有補於大金帝國，多少能報答二點元帥的恩情，奴才也是心甘情願的。奴才恐怕的是：奴才被南蠻殺了之後，不惟沒有一點好處，還緊得元帥被人嘲笑……」

「轉運使的顧慮真是太周到了！」撻懶打斷秦檜的話，說道：「不過本帥已經仔細開釋思過，沒有八九分收成也不會孟浪行事的。依本帥的意見，轉運使在今晚夜深時，乘着船人不知不覺的時候，悄悄地帶着你的渾家乘船向漣水（註一）逃去；到了宋軍的營中，就說你不忘祖國，不忘本朝，乘着某種機會，殺了金國監視你的人，奪了船回國來了，原來轉運使在靖康年間，因為反對大金立張邦昌爲楚帝，才被大金俘虜到北方來的。（註二）過去的慷慨抗節，曾經有多少人耳聞目覩；現在再加上一個殺敵反正的壯舉，誰能不欽佩轉運使的孤忠苦節呢？別人既不懷疑你是大金的間諜，自然要稱讚你是「大宋的忠臣」了。」

「萬一不幸，」撻懶談話時又說下去：「就極人察覺你是間諜，也決不會有一絲兒危險的。」四年後，宋徽宗在東京留學，捉倒了本朝的間諜，請宋朝殺了他，宋國皇帝不聽

，反而加以優禮。甚至於像張邦昌劉豫這些傀儡皇帝，以及附和他們的各大傀儡，宋朝都不敢動他們一根毫毛哩。總之，有我大金帝國作靠山，你總可以放心開子做你的事。而且南蠻都是愛錢如命的，暫給你三千銀子；用完了，自會有人源源送來……」

秦檜想親自己的背靠着的是「大金帝國」，膽子不禁一壯，嬉笑叩了幾個頭，口中不住地說：「蒙大帥抬舉，奴才當誓死圖報！蒙大帥抬舉，奴才當誓死圖報！」

第二天早晨，推簡得了秦檜夫婦逃走的報告時，懶洋洋地，講不在乎地說道：「讓他能，一對飯桶！」

一個初冬的早晨，大約是辰刻的時候。

宋高宗在越州行在的廬園圍獵，只有四後內侍伺候着。園裡溫暖舒適，關外却掃着有西北風呼呼的聲響。從琉璃宮宇刮去，園中有些歪斜沙亂的花木，都帶着憔悴的顏色。在園北風的威脅下顛抖着，掙扎着。沒有一隻蜜蜂飛舞，沒有一隻小鳥歌唱。

「江南的風物已是這樣蕭索，」高宗想道：「黃河大約已經在結冰，五顯城（三駐）更是風雪漫天，令人斷續裂膚了。那樣的苦寒，上皇太后……：……：怎麼能夠忍受！」

「唉，他們苦，我又何曾樂過？」他竭力要把自己想像成代替衆人入地獄受罪的冥使，以便排除對於冥姊精兒總教的念頭，便又這樣想下去：「三四年來我受的磨折也太

多了。李輝宗澤張浚他們都勸我戰車六軍，恢復中原恢復河京河北，迎還上皇淵德（註四），好像我不是自己在做皇帝，却是在替阿哥打江山，保龍庭！常言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他們却要我乘之危冒者生命的危險去打仗，實猶善終伯查他們還算能體諒我的苦衷；當宋辭勸我赴援東京（註五）時，他們說：「上皇三十二子，只朕陛下，隨下爲上虛無存禮也，不可不愛惜玉璽。」當李綱勸我回京朝覲或遷都長安襄陽時，他們主張向南方搬去，對時的危險總算避過了。可是金人並不因我躲避他們就放鬆一步，我從南京（註六）逃到揚州，從揚州渡江到建康，更由建康到越州，到底誰，一直到揚州，他對那一步緊一步的在後面追蹤着，一點也不放鬆。要不是岳飛帶些忠憤們給金兵割取一領，豈不是要把我驅逐到一爪哇國一處？怎能回到揚州來？好，就讓他們打下去吧！讓他們收復了中原，收復了兩河，迎回上皇，迎回太后，迎回朝聖……：：：他想到他不該想的人時，他的頭竟點縮了。

這說時三四年來印戰不定的主要原因。

「秦檜這人雖沒有見劍道，」他覺得滿朝文武都沒有一個令自己滿意的，自然而無地把他寄託在今天要召見的人的身上：「但靖康之難，他曾經反對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他決不降注伯查黃浩善那機憐弱；他到金國就給楚簡當什麼參謀軍事，什麼隨軍得運使，願能迎張浚，決沒有奉朝宗澤那樣固執，而且金國那情形，總說金國的

大人物，又揚言他有兩個策略，會使天下聳動，想來是個能幹的人，好，就讓他來給我決定目前的國是吧。」

對面來的驚惶恐懼，愁苦煩惱，似乎都因秦檜的歸來，被掃蕩得一乾二淨了。他排去一切雜念，只希望這個人快來。

「你肯到外面去？」他等得煩膩了，想說幾句話來慰籍自己的無聊，指着一口內侍說道：「可曾聽見別人怎樣議論秦檜？」

「陛下，」內侍跪下說道：「奴婢聽說：秦檜與何處孫傳他們一齊被金人拘執，他怎會獨自一個回來了？而且從河北到越州二千八百里遠，關津渡口，豈沒有人查問，他怎會敢了監視人跑回南方來？即使說，他在越州的幕下，行動可以自由，金人也一定把他的家眷留著做人質，王氏怎會跟他在一道？」上有許多人疑惑他是金人派來的間諜。」

「難道就沒有一個說好的？」高宗覺得內侍的話刺破了他的幻夢，臉色一沉，惱怒地說道。

「陛下，」內侍又說：「也有說他忠心的！如像他的好朋友范……」

「范宗尹，范丞相麼？」

「陛下，是的！」

「范丞相該不至於朋黨比周吧。」高宗想了一總之，不管是什麼樣的人物，只要他

能守法使我有個安定的居處就好。」

這時另一個內侍領一個中單漢子進來。

高宗把這人瞥一眼，就覺得這人精明能幹，不像在伯彥黃鶯善那樣瑣瑣鄙賤；而且怕怕有禮，也不像李綱宗澤那樣莊嚴自重得有點近於傲慢。「果然是個理想的宰相！」他應。

這時秦檜已經跪下磕了幾個頭。高宗叫他起來，指個坐位給他，又叫內侍們一齊退出。

「秦參謀，」高宗不自覺地提到秦檜在金國的官銜，便秦檜有點局促不安。

「秦先生，」高宗改口道：「你不辭跋涉的辛苦，遠遠地從北方回對本朝，對於本朝幾年來施行的國策，想來一定有很好的意見。」

臣雖身在金國，」秦檜拱手躬腰答道：「這片赤心却常在本朝，常在本陛下左右；朝廷的一舉一動，臣時時刻刻都在留心。臣以為國事弄得這樣紛亂，完全是誤於李綱主戰之議。李綱主戰，所以要陛下回京都，再不然也要都魯安或都襄陽，以便與大金爭河東河北。本朝以義敗之餘，怎能抵抗新興的大金？結果，不但兩河不能收復，連兩淮也保守不住了；甚至於江南也被蹂躪蹂躪，陛下就只好向海裡逃去了。這都是李綱的政策激怒了金人，致使陛下流離遷播，不得安居。幸而陛下採納了伯彥黃鶯善南巡老議，稍

精得了愈人的諒解，兀朮才引兵北還。但在黃二人雖明知目前的主要務是和，却不知鐵腕以和的方法，祇以退讓爲得計，使陛下長年累月舟居海行，他們的罪也不小。

藥槍說到這裡，從袖統中抽出一本奏章，恭恭敬敬地捧給高宗。高宗從領到房裏，一過，又從其中最精采的幾句往復循環地吟誦道：「勿欲天下歸心，莫使南自南，北自北，以河北人還金，以中原人還劉豫……」

「這幾年來，朕又何嘗有一天沒有想和！」高宗拖長聲音地歎道：「即位不久就罷黜李綱，第二年派宇文虛中爲金國祈請使，飛臣舉表於金；第三年又派洪皓爲金國通問使，移書結沒喝元帥，願去尊號，愿金正朔，比於藩臣——都沒有得到要領。最近又派杜時亮，宋汝致書於精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而無人，以奔而無地，所以認認然惟憂足下之見哀而已。故窮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爾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這些話難道還不夠委宛，還不夠可憐，竟至於此……」他背誦遺封信時，聲音抑揚頓挫，腦袋左搖右擺，後來更咽着，說不下去了，好像一個窮窮的秀才向人會讀自己得來的考卷，却怪考官委曲了他一樣。

「臣以爲——」秦檜說道：「過去和議之所以不成功，一由於精沒喝是個好戰的軍閥，二由於陛下求和之意不够誠懇。現在應該向誰個元帥求和。臣在趙願元帥幕下供職三

四年，得知元帥是個徹底的和平主義者。而且對臣的私感很好；向他求和，有他從中斡旋，沒有不成功的。同時，陛下也應有堅決的表示，首先能酬一切主戰之臣，除去和議的障礙；其次撤退淮南淮北的大兵，以示永遠沒有收復兩河企圖。」

「先生的主張，好是好的，只怕名義不義正大吧。」

「既有戰的名義；和，又何嘗沒有和的名義？」秦檜鄭重地答道：「倘嘗透唐堯的政績，由『乃親九族』一變『平章百姓』，歸結到『協和萬邦』。一臣以為現在要推行先王之道，有三事應該注意。一曰孝，孝莫大於養親；二曰仁，仁莫先於卹民；三曰睦鄰，睦鄰首在息兵，陛下今日與大金講和，兩國之兵既息，天下人民皆得安居樂業，不至於一窮人之妻，孤人之子；陛下也得迎還上皇太后，免虧十職了，陛下身為天子，富有四海，上皇太后却拘留異國，吃盡辛苦，陛下於心何安？陛下試想：陛下在宮庭之中，一呼百諾，上皇太后，有誰人侍奉？陛下一入朝堂，百官趨迎跪拜，上皇太后，有誰人尊敬？陛下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綺羅縵帛，上皇太后，吃些什麼穿些什麼，陛下怎能想像？」他說得異常沉痛激烈，好像自己的父母正在受苦受難，自己却沒法去拯救一樣。高宗聽得這裏，也不得不用雙手掩着臉，似乎在哭泣了。

「一安而不返的是時，一失而難得的是機；」秦檜見高宗的態度還沒有十分決定，又繼續說道：「陛下三四年來，誤於主戰的高調，失掉了多少講和的時機。主戰派自從

最動聽的不外乎是這一套：什麼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呀，什麼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迎而自歸呀……他們的空論不能成爲事實，姑且不談；他們那條好勇鬥狠，有背「王者不嗜殺人」的聖訓，也不管他。請問他們這樣一條斯瑪地整軍經武，理刑修正，要多少時間才辦得到？越王勾踐報會稽之恥，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才滅了吳國。現在要想雪恥報仇，沒有二十年的長期準備，決不成功。陛下試想：上皇太后春秋已高，豈能再在五國城吃二十七年的苦？萬一不幸，上皇太后有什麼不可爲諱的事，陛下豈不終身抱恨？」

「先生的高論，真是仁人孝子的話」，高宗的態度忽然嚴肅起來，連忙謝了秦檜，恭敬地說道：「朕雖至愚，敢不孝敬父母！」先生的教訓，朕謹誠心誠意地接受。」

這番說話，還不到半年吧，在金國徵了幾年官，曾經得擡滑僧任的馮鼎，居然在大宋朝廷上，官拜堂堂的宰相了。

宋高宗徵朝回劉宮中，心裡着實悶悶不樂。

太上皇任金國逝世的消息由使臣何籬計回來後，他想守制三年，表示自己的孝念。張浚却主張：「天子的孝不與臣民相同，能奉宗廟守社稷，才算得大孝。現在上皇的梓宮還留在虜中；人民受金虜的蹂躪，亡身破家，痛苦不堪，願陛下揮淚而起，歛髮而趨



，一慈以安天下之民。」他不好不接受這項忠諫，可為心中總不禁想道：「你們這些主戰派，隨時隨地都搜尋得出作戰的理由；我的老子死了，在你們看來，不過又添了一個主張作戰的機會！」

他剛剛坐下，一個內侍須着秦檜進來了。他想：「又有什麼緊要事麼？」

「陛下！」秦檜拜了兩拜，就當面坐在皇帝側邊，低聲說道：「上皇歸了天，淵聖還在金國，再不講和，恐怕以後就沒有機會了！」

「主戰的人正想利用上皇歸天的機會，激動天下臣民仇視金人的情緒，煞好再說講和呢？」

「陛下富有四海，對於上皇生不為敬養，死了為忍心不問遺孀宮麼？而且貴太后春秋已高，怎能久困北國，長年忍受風霜冰雪之苦？從陛下方面說來，有不得不和的理由。金人廢了齊帝劉豫，撻懶元帥暗示使臣王倫要把可翁之地還我，足見對方也有和的動機，這正屬最適當最難得的時機。而且……」秦檜說到這裏，跪地一眨眼睛，又向左右看了一看。

高宗屏內侍退去，秦檜繼續說道：「臣得了個不祥的消息，只有講和才能阻止這件事的進行。和議拖延幾年，金國懷疑我朝沒有講和的誠意；因此，有人主張立淵聖為帝於南京……」

高宗臉色一變，幾乎坐不穩了。秦檜驕着沒有看見，只顧說自己的：淵學皇帝比不得劉豫，他是我朝的舊君，他有號召中國臣民的資格。他如是在南京假辟，一定要陛下退位；陛下不退位，他一定要南征。他既有金國的幫助，又得中國臣民的響應，結果勝勝難敗，不是非常明白的麼？」

高宗等秦檜說完，才透了一口長氣，多少有點顯得頹頹地說道：「朕頭痛得很，有斷神智不清；丞相替朕再三思量，認爲要怎樣辦才好就怎樣辦吧。」

下一次朝會時，高宗向羣臣說：「古來的聖君莫不以孝治天下；現在上皇崩殂異國，太后仍屬留他邦，朕爲萬民之主，對於上皇既不能奉養於生前，死後當迎還梓宮，葬之以禮。太后較上皇梓宮尤爲重要，當趕速迎還。上皇梓宮果有還期，雖等待三二年也不要緊；但太后春秋已高，朕北望庭幃無淚可揮，以致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日夜思念，惟願早日得見慈顏，所以不恥屈萬乘之尊，向金國求和，而且切冀和議能早日成功，諸臣諒明大義，必能爲朕盡忠竭慮，促成和議之實現。」

羣臣盡都沉默不言。過了一會兒，張浚奏道：「陛下爲梓宮太后，不憚與金國講和，固然出於愛親之心。但是金人劫質我君父，焚燒我陵寢，是我們不共戴天的仇敵；他也明知大宋臣民含恨在心，必圖報復，所以把我們看成心腹大患，那有可和的道理？」立時就有一羣大小臣僚附和着張浚，說中國與金人沒有和的道理。

「高宗皇帝時竟沒有一點獲享的自由！」高宗悲憤交結地叫道：「這庶民百姓都比不上！一個土財主的父親被人綁票了，他如果向強人獻出他的全部財產，贖還他的父親，他會被稱為仁人孝子，使人歌頌不置。朕身為天子，想放棄一點不能統治的土地，屈辱向他國求和，迎還上皇的梓宮和年老的太后，却沒有讓讓朕的苦衷，好像朕是個卑劣婦女的懦夫……」他把衣袖揩臉上一淚，似乎要流淚了。

本來期望着有一場熱烈辯論的朝會，在皇帝的盛怒羣臣的沉默中結束了。

這一天，秦柏又進宮去覲見皇帝，臨別時，他說：「臣僚大抵都是畏首畏尾的騎牆派，不是對國謀大事，陛下如果決意講和，請專與臣議，不要羣臣干預。」

「朕一切都委託給丞相，請丞相自由處理！」

「陛下信任愚臣，」秦柏跪下去磕了幾個響頭：「愚臣感激陛下知遇之恩，當拚了這條犬馬的命，報答陛下。靠着陛下下的洪福，僥倖有所成就，陛下及陛下萬世子孫享其福利；萬一有一差二誤，愚臣甘願担承欺君誤國的罪，碎屍萬段，以謝天下。」

他那並非不覺裝出來的忠誠懇切的態度，深深地感動了皇帝；皇帝目送着他蹣跚地走出宮去，直到影子都看不見了，他還在想：「做這總任勞任怨，為君分憂，才是個好忠臣！」

秦檜派去向金國求和的王倫回來了，跟着他一路來的還有金國的什麼「江南詔諭使」張通古蕭哲。王倫已經成爲「金國通」，前後四次出使金國。大約在一年前他第二次從金國回來時，說金人允許遷還梓宮太后，並且還要歸還大河以南之地，把皇帝逼得「不亦樂乎」，嬉笑顏開地說道：「只要金人能接受朕的要求——遷還梓宮太后，其他一切，都滿不在乎了。」

皇帝盼望梓宮能早日迎回，但等到王倫第四次出使回來時，還沒有那隻梓宮的影子，却引來了什麼江南詔諭使，又惹起朝廷上多少天的爭論！爭名分能說：朝廷遣使奉迎梓宮，敵國却派來使臣，以詔諭江南爲名；不奉國體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這是什麼體統，這成什麼體統？這不是講和，這簡直是投降！利弊的說：朝廷如果屈辱求和，奉了敵國的詔諭，敵國將擄置我朝的大臣，分封我朝的將帥，種種要索，靡有窮盡，依從他，便無以立國，不依從他，又惹我這命；豈不弄得左右爲難？論時局的說：近年國勢粗定，軍威稍振；敵僞入寇，曾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比較往年不得已而蹈海避敵時，勝過萬倍；作戰來，未必就在敵人之下，何以要稱臣講和？有的比降金爲拜犬羊；有的從十年來的歷史證明金人不可信；有的痛罵秦檜王倫通敵賣國，主張把他們斬首示衆……

但是一切慷慨激昂的態度，一切痛哭流涕的陳詞，以及那副若觀火的道理，除如指

掌的放寬，都不能動搖皇帝和的決心。皇帝討厭羣臣的煩擾，嫌惡羣臣的紛擾，他說：「天子居喪，三年不言，文武百官，聽命於冢壙」。秦檜攝了家事，就到金樞館去受審，口口聲聲地自稱：「陪臣秦檜，陪臣秦檜！」

王倫又第五次出使金國了，這又是去交割世界的。

夏秋之交，江南的天氣還很炎熱，相府後園池裏的荷花漸漸凋殘了，一陣一陣的微風吹過，還有清新的荷香送來。秦檜夫婦在池邊一個茅亭裡乘涼，只有兩僮子環奉侍着。

秦檜喝了幾盞紹興老酒，臉上熱烘烘地，精神十分興奮，忘却自己正在享受「荷風送香氣」的清福，擺着自高自大的架子，向自己的老婆表彰功德，自鳴得意。他還說自己「一生官運亨通的歷史，誇張自己獨特和嚴的卓見；既然他也提到那些所謂「不識時務的武職派」，他嘲笑了他們一陣，又明聲朗朗地說道：

「多感得御史中丞勾龍淵齋這樣伙替我賣了不少的氣力，這些狂妄的主戰派，誅戮的誅戮，革職的革職，貶謫的貶謫，幸而漏網的幾個，也閉着鳥喙不敢放一個屁了！」這時一個家僮捧上兩封文書，說道：「隨相公過目。」

「還不是往天的那一套麼！」和議進行順利，他一面猜測文書的內容，一面拆開

一封來着，看不上幾行，笑影從他的臉上褪去，現出了一付鐵青的面孔，昂然頓了一是，躺在交椅上喘氣，略微袒露着的毛茸茸的肥厚胸脯，劇烈地一起一伏的蠕動着。

王氏以為安慰丈夫還不及問白丈夫眼前所遭過的困難來得首要。她拾起掉落在地上的文書一看：

「……捷懶元帥謀叛被捕……捷懶蒲屏虎訛魯觀壽被兀朮誘殺……王倫被拘捕……兀朮口撒離喝統率大軍分首南下……南京留守成隆成逃……」

「幾年的心血，給兀朮這狗酋斷送得乾乾淨淨……」王氏聽見丈夫這種歎息，雖然平素自命為硬心子人，但眼兒也不免有點紅潤了。她終見另一封文書還未拆開，她希冀裡而繳的有較好的消息，連忙遞給丈夫。

「讓一切最壞的消息一齊來吧！」秦檜却懷着另一種心情拆開這封文書。王氏從旁注視着他的臉色；眉毛展開了，紅暈漸漸湧上兩頰，眼中閃着兇火，像有什麼魔力驅使着他，他像皮球一樣從交椅上彈起來，把手中的文書向桌上一擡，惡狠狠地吼道：「就讓岳孺這小丫活捉了兀朮狗酋罷！」

這可使王氏莫明其妙了急忙抓起桌上的文書一看：

「……鄜城一戰，岳飛五百騎大破金兵十二萬，兀朮退保東京，岳飛準備趁日渡河……」

「國岳飛這小子活捉了兀朮狗會罷！」秦檜還在不住地咆哮。

王氏沒有丈夫那樣興奮，她不同意丈夫對於兀朮的幸災樂禍的心理。她說：「你這樣叫罵有什麼用呢？平平氣，靜靜心，想點什麼挽救的方法吧。」

「國岳飛這小子……」他還嘶聲嗚氣地叫。

「呸！叫你閉嘴！等國岳飛真的活捉了兀朮，迎還了淵聖皇帝，連你我都活不成了！」

這幾句話像一瓢冷水向他劈頭潑去，他頓時清了醒許多，果然不叫罵了，只是無可奈何地說道：「兀朮這厮害了我的舊主，這氣怎麼能消？」

「捷懶是你的舊主，那客死異國的道君皇帝（註七）——羅留異國的淵聖皇帝，難道不是你的舊主？我就從來沒有聽見你說過要替他們報仇雪恥。你裝什麼乖呢？談正經話吧。你痛恨兀朮，非是痛恨他違背盟約，破壞和平，使我們的榮華富貴成了一場春夢。」

「他使我功敗名成，難道還不可恨？」

「你只見兀朮破壞和平，却忽略了他也正切囑着講和。我以爲他與捷懶元帥交惡，並非因爲各人的外交意見不同，却正因爲他們的外交意見相同。兀朮原想包辦和議，却被捷懶搶了先，他見捷懶成功，心懷妒忌，才害了他。如果我們向兀朮求和，他一定會贊成。不問他是誰。只要他答應講和就是我們的再生父母，我們都該感激他，孝敬他。」

崇奉他。」

「夫人妙話不錯。」秦檜點頭道：「兀朮這厮碰着岳飛正在倒楣，料想他也不能不和吧。」

「豈不可笑，趕緊去見官家。」王氏叮嚀道。

秦檜立刻穿戴着朝衣朝冠，坐着八人轎出去了。

比秦檜稍遲一點，宋高宗也得着了和議破裂和岳飛大敗兀朮的消息，正在憂喜交加的當兒，內侍來稟丞相覲見，便即刻傳他進來。

「愚臣罪該萬死，沒料到金人竟道反覆，」秦檜怕受申斥，裝着惶恐的模樣，說出自己本心不願說的話：「和議敗壞到這樣，勢必與師動衆，臣以爲羣臣中可以任大事的只有張浚。」

「張浚！」高宗板着面孔罵道：「寧肯國亡家破，誓不任用此人！」

秦檜這時才放了心，輕輕地透出一口氣。

接住是短時間的沉默。

「兀朮胡兒背信失約，也該吃吃苦頭。」高宗首先打破沉默。

「愚臣正爲此事而來，」秦檜說道：「陛下以爲岳飛這次的小勝是國家叨福，還是



國家的禍？」

高宗不了解這話怎講，呆呆地看着秦檜。

「如果，岳飛的勝利是僥倖獲得的呀，」秦檜慢條斯理地說下去：「那麼，金兵反攻過來，一定會長驅直入，渡過大江，打毀臨安。」秦檜分明覺得高宗打了一個冷噤，却裝着不知道，依然說下去：「如果，岳飛的實力真正強過兀朮，把兀朮趕過黃河，進兵河東河北，兀朮勢必屈膝求和，送還淵澤皇帝。」秦檜又分明覺得高宗的臉色變青了，依然不響，只顧說自己的：「岳飛這時一定要求一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率領幾十萬大兵，擁着淵澤，浩浩蕩蕩的向江海湧來……」

高宗不住地向秦檜擺手，暗示他不必再說，一切都明白了。

「要使和議重新舉行，」過了一會，秦檜說道：「只有立刻召還三大將，表示朝廷全無抗拒大金的企圖，只有委曲求和的誠意。」

這繩主張完全被採納了。張俊（註八）探知朝廷的意旨，首先班了師；詔書一下，韓世宗也班師了；岳飛參停留幾天，也終於被十二道金牌催逼回朝了。

三大將回朝後，先發解嚴兵糧。從此，沒有「跋扈」將軍來妨礙和議了，雖然岳飛還沒忘記却中原河漢，但在秦檜接得兀朮的「必殺飛」乃爾和的訓令後，竟被絞殺了。和議畢竟成功了。宋高宗向金主稱臣，金主冊封宋高宗為大宋皇帝，宋朝獻出了淮

河以北的半個中國，每年還要買銀絹各二十萬，換回丁三村梓宮，一名太后。  
秦檜被封爲秦魏兩國公，遷位建康郡王，死後加贈申王，諡爲「忠獻」。  
等到秦檜夫婦的鐵像雙雙跪在岳墳前時，偏安臨安的小朝廷在大地上早已不廢一點  
痕跡，留在史書上的記載，不過贏得儒生們幾聲歎息罷了。

## 附註

- (一) 宋朝的漣水軍在今江蘇省境內。
- (二) 宋欽宗靖康時，金人陷汴京，擄去徽宗欽宗，立張邦昌爲帝。
- (三) 五國城在今吉林省境內。宋徽宗囚死於此。
- (四) 宋欽宗即位後，尊徽宗爲上皇，高宗即位尊欽宗爲淵聖皇帝。
- (五) 宋東京卽今開封。
- (六) 宋南京卽今商邱。
- (七) 道君皇帝卽宋徽宗。
- (八) 張俊與岳飛韓世忠劉錡并稱四大將，並非張浚。

# 回到祖國來

暗淡的燈光把兩個顛瀾的黑影投射在窗紙上。那影子搖着頭，比着手勢，顯然正在談論什麼拂意的悲苦的痛心的往事。

這時，洪皓在書房裡接待一個多年不相見特地從遠道來拜訪他的老朋友。在寒暄慰問，申訴相思之苦後，接着就談到洪皓十幾年來拘留異國的簡略經過：

皓：在敵國消磨的歲月，摺指算來，竟有十五年了！

友：十五年！所謂「丁年奉使，皓首而歸」。羈身異鄉，憂患時多，難怪足下恁般憔悴。

皓：我在敵國還算受了優待哩。

友：（驚詫）優待？金虜會優待大宋使臣？那麼，好相秦檜宣傳金虜優待二聖和后妃皇族的話，不完全是虛言了。

皓：我所說的優待和好相秦檜的意思不同。我所謂優待，是就某種特殊情形說的。一般地說來，我同被俘虜被扣留的大宋君妃臣民一樣，受盡了金虜百端虐待！

友：我不明白你的話。

皓：我一到北方，虜酋粘沒喝就逼我在偽齊做官，向劉賊稱臣；我誓死不屈，把我

流遣到冷山。那裡是金會樞室的部落，初秋就是白雪紛飛，真是名符其實。樞室逼我殺他兒子讀書，三年兩載，不給衣食。我暑天披着粗布大衫，冬天用馬糞燃火，煨麪來吃。我常常向他說：我來是爲兩國的事，你們把我流到這蠻荒僻地，教訓小兒，這是待遇使臣的禮麼？有一次，他怒了，說道：「你做和寧官，却這樣嘴硬！你以爲我不能殺你嗎？」我說：「身入虎口，萬沒有妄想生還；但是貴國不能負殺戮使臣的惡名，請把我投在水中，就說我自行落水的罷！」他又不殺我了，宣稱要讓我活下去，好使我忍受他無窮無盡的磨折。

友：哦，無窮無盡的磨折！

皓：但是，我還是覺得他們優待了我。第一，上皇和淵聖調處遷播流離，今天徙雲州，明天徙西江州，後天徙五國城……跟着蠻兵一程一程的步行，慢了就是一頓鞭子；餓了吃點稗子米；晚間無床無被，病了，更說不上醫藥。可憐鄭太后死在路邊的樹下，上皇死前的幾年就哭瞎了雙眼，死後遺體被燒得半焦沉在石坑裏……我所受的苦，跟二聖太后相比，算得什麼？這不算優待我麼！而且，君后有難，爲臣子的不能挺身赴難，還忍心希圖過舒適的生活嗎？虜人那般虐待我，使我覺得在與君后同患難，似平分了些痛苦，減少了些良心上的難堪，這不是也算得優待了我？格外，我還看見了些被俘虜的皇族，給虜人做些奴隸也不能勝任的苦工，每月只給三斗稗子，叫他們自己舂來

吃下一年只給五斤麻，織麻編布的還有一件遮身衣服，那些不能織麻編布的可憐極了，冬天也只好赤身裸體的藏在土屋里烤火，柴完了出去檢柴，被雪風一吹，有些立刻僵凍仆地而死，有的勉強回纜屋中，被火一烤，皮肉糜爛，手指足趾脫落……和這些人相比，我不是還算受優待麼？

友……（感歎）這樣的對待！

皓：不管怎樣的痛苦和侮辱，我不能自尋短見，我得忍受下去，我常常設法探刺敵人的內情，又設法叫人傳話回來；我也曾設法攔截韋太后的親筆信叫李徽送回來。我的意思是要讓朝野上下知道，敵人雖然兇殘，其實不足畏懼；只要我們堅持李丞相作戰到底的主張，不愁不能收復中原，不愁不能迎回上皇皇帝太后以及受難的宗室嬪妃大臣……

友：可惜你的希望終於成爲泡影，淵聖皇帝只好永遠留在冰天雪地的胡地，大宋君臣只好屈膝事奴，爲牛作馬了。

皓：我的希望並沒有完全落空，某年軍事上的勝利也曾給了我一些安慰，那就是岳飛痛殲敵人於河南的時候，那時胡人真恐慌的很，時而傳說兀朮受傷了，時而傳說蓋天大王劉虎大王投降了，時而傳說岳飛已渡過黃河直搗燕京來了……我雖然無法證實這些消息的正續究竟有幾分，但是，根據我那「東家」的臉上越凝越厚的愁雲來推斷，

敵人向崩潰的深淵滑下去，總是十分明白，決無可疑的。我內心的歡欣，恰和我那一東線一臉上的愁雲一樣，也一天一天地膨脹着，擴大着。一看見那「東家」可憐的臉相，我幾乎要笑出來，要跳起來了。我明知道，岳飛的兵一圍河北，一克復燕京，我們這些俘虜將遭遇更悲慘的命運：不是隨着金虜再向北方流徙到更苦寒更荒涼的沙漠，便是受他們殘酷的殺戮。然而當時却這樣想道：只要兩河州郡重新飄着大宋的旗幟，不論活罪死刑，我都甘心忍受。

友：岳飛奉命班師，朝廷把半個中國奉送給金虜，總算使你逃脫了一切活罪和死刑，安全回到故鄉了。

皓：唉，誰想到我們這樣不值價的壽命，也要犧牲半個中國纔贖得回來？我們回是回來了，「安全」却談不脫呢。我們同時得釋放回來的是三個，張升朱弁和我。自趙炎以來奉使到敵國而被扣留的，前後不下三十幾人，只有我們三個還沒有被磨折死，得着一條活命回來。敵人又似乎後悔釋放我們了，我們在前面走不遠，七匹馬從後面追來了。幸而我們跑得快，搶先一步渡了淮河，敵騎總發精打彩的掉轉馬頭回去了。

友：這樣不講信義，究竟爲的是什麼？

皓：敵人不講信義已不只一次，只有那般媚敵求榮的饒奸纔稱頌敵人的「信義」。不過敵人這一舉動，確實也是多餘的。他們以爲我們居留敵國既久，洞悉他們的內幕；

恐怕我們回來洩露他們內部的空虛不安和互相傾軋的消息，動搖一般人投降的信念，因而影響到雙方的邦交。其實和議已定，主戰之臣，非死即逐，滿朝都是「和平賣國」的好賊。我們幾個從虎口歸來的辱命儲臣，那有旋轉乾坤的力量，改變朝廷既定的國策？

友：足下去國多年，一朝重見故邦的風物民情，想來該有些新鮮的印象？

皓：人事如風雲，一日幾變幻；十五年後重到江南，那能沒有新鮮的感觸？在路上經過某縣，眼見城牆傾圮，瓦礫滿地，明明是受了敵人的破壞焚燒，還沒有復原。那一天，衙門頭却笙歌鼓舞，在舉行什麼慶典。細問起來，才知道是某處收了雙穗大麥，朝廷認為是物阜民豐之兆，詔令天下同申慶祝……

友：這類「太平」景象，連年來真正不少，不是道縣在報運開並蒂，就是那縣在報豬生象兒。度州知府孫弼還獻上一節朽柱，上面有被蟲蝕成的「天下太平」四字，經奏請宣付史館了——「天下太平」，原是蛙蟲們的勢績。

皓：到了這海時的京都，更使人氣得髮死。金人辱我君后，焚我陵廟，侵我疆土，殺我人民，明明是奇恥大辱大仇，有力當力圖雪恥，無力即當臥薪嘗膽，不忘報復。而奸佞之臣，除了德惠君上一「耕籍田」，「修孔廟」以粉飾太平遮掩羞恥外，還認賊作父，以大仇為大恩；虜使一騎，今天恭迎到港觀魚，明夜接駕到平瀾賞月……偶爾經過西子湖邊，這裏是文士雅集，那裡有明公賦詩……那西冷橋邊的岳墳還沒有乾，別

人就繞周圍歌舞太平，恣意淫樂，還對於「飢餐胡虜肉渴飲匈奴血」的壯志，是何等傷心何等墮落的哀照啊。

友：運用半個中國換得的和平，誰曉得能維持多久，他們怎麼不及時行樂呢？

皓：失事的半個中國以那裏的人民在敵人的鐵蹄下輾轉呻吟，九死一生，且不談他。這墮下的半個中國，一面要向敵國繳納歲貢年金，一面要供給王公大人無限制的消耗，滿足他們無限制的享受，不但弄得軸疲力竭，而且血液冷却了，志氣灰頹了，將來即有明君賢相，又有誰來協助他恢復中原？

友：他們不惜犧牲半個中國的目的就在換得眼前的苟安淫樂，那裏想得開將來？

皓：用這樣貴重的代價換得的太平，我不忍心享受；因此，我請求皇上放我出去守一郡一縣，賺點米來供養老母。

友：皇上可答應？

皓：皇上不要我出京，但也沒有給我什麼職位，只叫我去和秦檜談談。

友：你們未必談得來吧？

皓：我有多少牢騷要發，多少惡氣要出；不管他喜歡不歡喜，不管我的話投機不投機，一開腔就從早晨直談到傍晚。那打相當然聽得不耐煩，打了幾次呵欠，我裝着沒有看見，還是談下去。



友：俗說「話不投機半句多」，他聽的沒耐性，你說的人可有耐性。

皓：我存心打擾他，存心使他不舒服。我談國金虜如何惡毒，如何外強中乾；幸和的人如何卑怯，如何下機無恥……我問他：「張驍公是敵人所憚，如何不得任用？」我問他：「陳安奉是敵國要地，景靈宮太廟為何要修建得那樣華麗偉壯？豈不是向敵人表示要永久埋伏在這裡，決沒有收復中原的大志？」……

友：這一問真精了！

皓：這正是早就料得定的。我根本沒有想過自己能夠和這樣的人調協。他不高興我，正足以證明我沒有和他們「同流合污」。

友：皇上說你的功勞雖蘇武不能過；你的遭遇似乎比蘇武還不幸。

皓：不，我和蘇武一樣做了京官；我拜了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

友：空頭官兒不值錢！

皓：不值錢的官也當得不久。

友：你又同秦檜鬧翻了？

皓：除非冰炭也能相容，那正纔可豈立。

友：你遭貶謫的傳說，果然不虛了，貶到那裏？

皓：饒州。

友：在異域受幽囚之苦。回來又有遷播之殃，虎口歸來，尚值不得慶祝。（長歎）

皓：我以為得一條活命回來，再見大宋的衣冠，已經是「皇恩浩蕩」了，怎敢存非分之想！你息。歷年出使金虜，有幾人生還？那淵聖皇帝，不是當今皇上的阿哥麼？而今還留在胡地，受人踐踏，受人凌辱……真不忍言！

友：你回國時，還聽得淵聖的消息麼？

皓：淵聖現刻軟禁燕京，去年章太后回國時，淵聖橫臥車前，淚流滿面，向太后懇求道：「望太后轉達九哥（註）和丞相，讓我回到南方，只要當個太乙宮使就夠了，別的不敢希圖。」太后許了他，還鄭重地立了誓。不曉得是太后失了信，還是朝廷忘了他呢？

友：誰知道！

皓：我還能理會故鄉，不強似淵聖麼？這番外遷，自然要吃些苦頭；但是年大難臨到全國人民以上的眼前，自己既不能為他們消弭患難，陪着大家吃點苦，豈不屬減了點良心上的譴責？而且一離開了這荒淫無恥的魔窟——這小朝廷的臨時京都，豈不耳目乾淨，省得心裏煩惱？

友：你自己安慰自己的關門真多！

皓：在萬事使人煩心的時候，只有自己安慰自己啊。

兩人默然互看一眼，面對面地苦笑著。

附註：宋高宗行九，故欽宗（淵聖）稱他為九哥。

# 明與暗

人們傳佈謠言，厭惡謠言，然而又每每把自己聽得的謠言熱心地傳宣着。

這天北京城裏的謠言就跟那新年的風雪一樣，在街頭奔走時，牠會向你不住地呼嘯；回到庭院中，牠仍然在你耳邊聒聒不休；躲着屋間響吧，牠也會從門縫裡窺隙中鑽進來和你私談。而且好像一股風沒有停止，又吹來了第二股風一樣，當這種謠言還正在被傳說着，被添改着，被放大着時，另一種謠言又彷彿出來了。人們心中的疑慮時時在增加，人們感覺到的恐怖時時在擴大。

自從皇帝（註一）病危的消息一傳出來，北京城素來不關心國家大事的人，也忽然想到「帝位傳給誰」的問題了。他們憑着直覺已經知道這次帝位的傳授，決不像往次那樣平常；也不像當今皇帝一樣，乘着韃靼人虜去太上皇（註二）的機會，坐上了龍庭，却沒有人表示過絲毫的異議，這一次一定有什麼不平常的舉動在北京城裏表演出來。因為太上皇的太子早已被廢，皇帝的獨子又早已亡故；皇帝的病到了臨危，這不能確定誰是繼承人。一切謠言就從這裏生根了。首先有人傳說皇太后答應派人去迎接襄王世子時，大家還漠不關心。朱家的天下傳給朱家的子弟，誰會覺得奇怪呢？接着，似乎又有人主張復立已廢的皇太子了；大家想：有兩個人最重於兩派人在爭奪帝位，局勢恐怕有

些不大驚動了。等幽居在南宮的太上皇要乘機復辟的消息傳出時，大家更覺得情勢的嚴重了。因為，不論襄王的世子，廢皇太子；或其他的什麼人，要想繼承大統，裏面上總要經過今皇帝認可，只能暗鬥，不能明爭，太上皇可不同了，他是皇帝的哥哥，這帝位原是他的一夫物，他敢挺身而出，不問權勢，而且想暗鬥裡結託的那批人也有甚闊擴奪的膽量 and 勁兒。大家明知這局勢的演變也許會損害自己的身家性命，却沒法加以阻止或調協。一好，聽天由命罷！反正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一在無可奈何之中，便從心裏生出了這種宿命的觀念。

當復辟的傳說正苦擾着人們時，又傳說襄王帶兵回朝，替兒子搶江山來了。外藩帶兵入朝，不是就要打仗麼？還了得！大家自然而熱地想到四十年前燕王打南京的故事，漸漸普及天下，鬧開了。多少王公貴人，不但送了自己的性命，還連累了全家，九族，十族。老百姓的亂更自流得太多。繁華的南京城不是幾乎變成廢墟了麼？一唉，四十年前的南京人遭受的命運，又輪到北京人的頭上了！一人的心中都有這種歎息。

假如有一個人打從一條僻靜的甬道經過，他會看見在一家小酒肆裡，有一羣心裏發着愁苦，滿面愁容，愛聽熱鬧的老百姓，正圍着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兵，聽他講述這「增加一清維之役」的「壯烈」的經過。

「……王爺的招集會錯！」他喝了杯中最後的一口酒，精神更興奮，眸彩更煥

發了；他站起來準備要走了，却還滔滔不絕地說下去：「咱們果然攻進了南京城！王爺派咱們衝進去，咱們就衝進去。嚇，那些小娃子真駭得要命，碰着咱們就是一刀一個。咱們那時不曉得那來的氣力，接連殺了十多個。回頭進了人家的屋，滿屋都是東西，三五輛大車也裝不完，咱們憑着兩手兩夾能拿多少。拿了這纜丟了那纜，丟了那纜又拿那纜。他媽個×的，丟下那些貴重東西，怎捨得！放把火燒了！那皇宮就燃了三天三夜沒有熄。嚇嚇……」

老兵一面說着最後的幾句話，一面抖開衆人揚揚得意地走了。

響亮而略帶含糊的語音寂滅了，各人的心好像被鉛塊澀着一樣，不住地往下沉，往下沉，臉上假裝着的高興也消盡得一絲不剩了。

「唉，聽說鞑靼人又要打來了，——一個小販樣兒的中年人。把旱煙抽完，敲去了煙鍋巴，把烟竿插在腰帶上，慢吞吞地，好像不關心地說道：

「天呀！鞑靼人！」一個女人叫道。趕快牽着她的遺孀子跑回去了。她的丈夫在七八年前鞑靼人圍攻北京時被殺死在城外，連屍首都沒有找回來。

一度驚惶之後，又沉靜了。大家都從自己的記憶中搜索當年鞑靼人攻城時，北京人所受的驚慌，飢餓，和困守死城的情形。

前回鞑靼人來，靠着王大人主張硬拚，咱們得活到今天。王大人現在還掌管兵部，

總不會讓韃靼人闖進城來吧。」

大家一齊把眼光集中在說話的人身上，那是一個謹慎的膽性的漢子，他的平素無力的語調雖然不會激動人，他那點連自己也把握不住的希望，却獲得了大家的同情，一致地輕輕地透了一口氣。

「聽說，韃靼人是來保太上皇的，」那小販又說道：「韃靼人回把太上皇送回來，朝廷沒有讓他復位；現在聽得皇帝病勢臨危，保駕來了。」頓一頓又說：「有太上皇在內，這次連于大人也想不出辦法了。」說罷又談一口氣。

又沉默了，大家那點渺茫的希望被這幾句話輕輕地掃光了。

從前韃靼人只在城外騷擾，城內的人雖然受了不少的虛驚，但是除了守城和出戰的人，城外又來了韃靼人，不說于大人礙手礙足的做不得什麼，恐怕實在也沒有力量呢。大家試想：一羣橫豎的骯髒的韃靼人衝進了城，大家還有命活麼？城外患極端嚴重時，所恐怖着而沒有經歷到的痛苦，却在皇族爭奪帝位時，突然飛臨到頭上來威脅着北京人了。

黃昏的時候，兵部尙書加太子少保于謙從衙門裡出來，由老僕于忠伺候上了驢車，

驢車穿過一條又一條狹窄而冷靜的衚衕，慢慢地向寓所滾去。不曉得是怕尖厲的北風吹自自己的皮膚，還是怕流行的謠言擾亂自己的心情，居民大半緊關着門，路上絕少行人來往了。

于謙這幾天正被捲在謠言的中心，某些人說主張迎接襄王世子的就有他，他覺得這簡直不值一笑；他祇主張把已廢的皇太子復位，而且皇帝大概也同意了，允許在明晨——正月十七日御朝。他相信皇帝對於他的信任沒有減少一絲一毫，眼前動蕩不安的政局，也需與他來鎮定。他曾經把國家從極端的危難中拯救出來，現在還需要他來再顯一次身手。

但是，當他所得的確實情報足以證明石亨徐堤私下在南宮進出，正在陰謀擁護太上皇復辟時，一片陰影遮沒了他心中的一線光明，而且有點驚駭得手足無所措了。

他暗地慶幸皇太子復位的事明晨就可以決定，同時又恐怖地預感到復辟的把戲正在加緊排演，不待天明就要公開表演出來。不是復儲，便是復辟，自己的命運全靠明晨的事情來決定，而最後確定的時間愈逼近，愈使他感到恐怖。

消夜的時候，他照常沉默地吃着粥，但顯得異常抑鬱愁苦。

夫人注視着他：兩鬢同鬚髮都已灰白，顴骨高的前額似乎比往常更高，陰影罩着雙眼，使眼窩顯得特別凹陷，只是還能放出射人的光芒。頭向前略俯，背更躬得厲害了。

霸着這副衰頹有份的老臉，誰也難於想像到，這就是當年在那敵疆逼，上下和提時，對氣衝霄天的閹宦採取強硬手段，力排一切遷都的妖言，調度着悍將兵，打退路攻的敵人，穩定了國家的根本，使大明的錦繡江山重新完整的偉大英雄。

夫人知道他懷着什麼心事，覺得他可憐，試着兩句安慰的話：

「老相國得與聞宮內的機密，難道也把那些謠言放在心上？」

「如果完全是謠言，到也罷了。」

「你以為袁王……」

「不！不是！那是沒有的事。危機就在足底下，一個就發。」

「那麼，是隆宮……」

他點點頭。

「聽說在內幕活動的人，除石亨外，都不是什麼重要角色。像徐壽那樣主遷都避敵的東西，當年已被老相國駁斥得不敢則聲，只好改過名字到原鎮營，他的技倆早已被人看穿。誰還聽他的號召？至於那對悍臣石亨，不是曾受了老相國的感化，服服貼貼替國家立過大功勞嗎？」夫人確實瞭解這些人不是畏懼，比原幾安心得多了。「老相國再使出當年斥閹宦，排佞人，遷都的威風，這些小醜還敢做什麼？」

「唉……夫人那裡知道今日的情形和往年全不相同。往年誰敢讓我太上皇，侵擾



我京師，焚燒我先王陵寢……大家都認得清楚誰是敵人。一切投降敵人危害國家的  
漢奸，只消一揭就讓大家認識出來。一切悍將驍兵，在保衛國家的號召下，不敢不服從  
詔令，否則便會被大家斥為欺君賣國。敵人在明處，打擊敵人的在明處，要幫助敵人的  
也不得不站在明處，敵友分明，戰鬥起來最覺痛快；不幸而犧牲了，也是轟轟烈烈，可  
歌可泣的。現在可不可了。太上皇和皇上是骨肉弟兄，誰也不能站在這面說那面是敵人  
，那些只知陞官發財，不守氣節不遵詔令的懦夫，在一擁護太上皇一的掩護下，做出些  
傷天害理的事；你反對他罷，他會說你不敬上皇，大逆不道；任隨他們罷，別人會說你  
親暱投機，自己也在難於卸脫貽誤國家的罪過。我現在深深地感覺得，和兇猛的敵人  
搏鬥並不難，即使以身殉國，那堂堂的正氣是連婦人孺子也能認識，也會欽佩的。要對  
付一羣在暗地裡盜權竊位的人可最難；因為他們的罪狀不形顯露，萬一被他們暗算了，  
反轉還要加你一個不清不白的罪名。至於骨肉之親爭奪大權，為人臣的不僅要顧全一方  
，還要不傷害另一方，然而那裏有這樣調和的兩全的方法呢？真使人進退維谷，左右為  
難。

「做官原是這般艱難，早該回到富春江上過安閒的日子啊。」

「如果不得皇上的信任，我對早就告老了。但是，皇上靠我如靠左右手，我怎能放  
下國家大事去享受個人的安閒。皇上還在盛年，誰料對會有這樣的不幸？」

「萬一皇上有什麼不可為諱的事，南宮復了辟，總可以辭官還鄉了。」夫人忽然動了思鄉的情感，巴望不得就能早日還鄉。

「到了那時，我也用不着還鄉——他們早已替我安排好下場了。」于謙的聲音低沉而悲切，全不覺平日的吐談，使人疑惑那不見活人的話而是幽靈的低訴。夫人和小兒子都不覺一怔，似乎預感到某種不幸的結局即將來臨。

他連碗內的粥都沒有喝完，便放下筷子，顫抖地站起來，轉身向學房走去；于忠趕快來攙扶著。

渾圓的月輪，剛升上樹梢。光輝斜射着他削瘦的臉。夫人從遠處看見那臉的側影上，似乎閃爍著慘綠色的光輝。她的眼角上含着兩包淚水。回頭看看小兒子，也正望著他的父親出神。

一片浮雲遮着月輪，庭院中陡然陰暗起來。那衰老的兩主僕在暗影裡緊靠在一塊，蹣跚地向前摸索著。

夫人同兒子諦聽著，直到聽見他坐上大椅子的聲音和于忠傾茶的聲音才放心了。

「太上皇也太無聊了——一直緘默著許公子，現在不能抑制自己了；他的話好像河水突被河堤的約束時，滔滔滾滾地向四處奔馳而去一樣。」他落到胡人手中時，痛哭流涕地向使臣說：倘若能回中國，但願當一名百姓，替祖宗守守陵園就滿意了。現在又要：

「皇上也太不顧手足之情。自己不朝上皇罷了，還不准臣僚去參拜，怎教上皇不生氣？那些圖謀富貴的好人怎不乘機編筐打條，做些鬼鬼祟祟的事？」

「就是這樣，也只能和皇上爭奪這位位。現在皇上已允許傳位給皇太子了，太上皇爲什麼還要出來攘奪？這不是和自己的兒子爭利麼？」

「利害衝突，骨肉不親，唉……」

他在書房裡靜靜地坐着，心緒却紛亂得很。有時想得很遠，遠到沒有人類的洪荒時代，遠到被神奇的傳說糾纏着的星星，遠到人跡不到的崑崙山嶺上的西王母國。有時又執着於一件瑣碎的往事，如自己開始上學那天的天氣是陰是晴，結婚那天某個顧客穿的什麼衣服，初次到錢塘江看潮時想捉一條魚之類。這樣胡思亂想下去，到什麼地方結局，有什麼必要，他自己并不考慮，似乎這些奇想有沉迷自己的力量。公子來向他道晚安時，他心裡還有點惱怒，以爲別人擾亂了他的思路，打斷了他的故事。他的心好像從崎嶇的路上跌落到渺茫的深淵中了。

他企圖再把心思引到一條路上去，不管牠是怎麼容易入迷的路。但是斷絃易按，被攪亂的心思却無路可尋。他試翻開一本書來看，三兩句後，便弄不清楚那上面說些什麼

；再往下看，甚至於字跡也模糊了，或者幻化成一些奇形怪狀的東西……

「應該把這顆心寄託在一點切實的事情上！」他隨手把書向旁邊一推。這一驚覺，使他立刻回到現實的世界來。政治上的暗潮若不被他平靜下去，他自己便會像破船一樣將被衝撞成粉碎，而且每個碎片都會被捲到天曉得的地方去。

「明天！」他切實地感覺到明天對於他的重要。他的主張明天如能施行，固然不會給他帶來更多的光榮；但是如果別人的陰謀在天明以前突然實現，他會得一個難於想像——也許是怕去想像的結局。在這生死交關的時機，對於未來的命運既無法支配，又不能抗拒，那麼，回想一番往事，給自己算算總賬，也不算浪費精神吧。

五六十年的生活，千頭萬緒，從那裏想起了而且距離「明天」的時間是如此短促，在細微末節上多屬耐心思，就不會犯意義重大的疏忽遺漏。他沉思片刻，又略略把頭揚起，眼光在空中劃一段弧線，微微點一點頭，似乎已經下定使自己相當滿意而決心了。

他從抽屜內取出一把鑰匙轉身向一個大櫥走去。于忠連忙過來幫助，他舉起右掌搖兩搖，于忠又退到原地了。他從櫥內捧出一口小小的舊漆匣，又從匣裏搬出幾本草稿，查看一下封面上的年月，有的仍然放櫥匣內，留在桌上的還有四五本，都是一土木之變——以來的奏議和重要函件的底稿。

他從頭到尾地翻閱，有時只看一眼就翻過兩三頁，有時聚精會神地默念着，好像往

復低徊嗚吟味文學傑作一樣。他似乎忘却了讀自己的底稿了，似乎在展讀一個偉大人物的傳記。這個剛正不阿精明能幹的英杰，一生都在戰鬥，與閹宦戰，與權奸戰，與庸臣戰，與驕軀人戰，憑着自己的正氣和功業獲得了崇高的地位，光輝的名譽。一個老年人看着氣力旺盛的青年精神勃勃地踴躍跳躍，禁不住追懷自己的往昔，同時對於這青年越要表示羨慕與讚佩；何況這在一魔術鏡子一中現出的英雄又正是昔日的自己呢？

當他正沉溺在懷舊情緒中暫時忘却眼前困境的時，讓我們來循着他回憶的路線，跟下一個簡略的輪廓吧。

——皇帝在土木堡被鞏韃人擄去的信息傳來時，京師人人震恐，監國的郕王在午門接見羣臣，羣臣被憤怒與恐怖激動得失去了理智，鬧哄哄地痛罵王振，并常搗碎死王振的黨羽馬順等。殺了人，大家愈惶恐不安；郕王三番兩次地從座上站起來要回宮去，更使大家手足無措。幸而他于謙挺身而出，上前拉住郕王的袍子，說道：「王振是罪魁禍首，不抄家不能泄羣人的怨憤；馬順同惡相幫，也罪該萬死。羣臣行動越軌，乃忠心為國，別無他意。」郕王聽了他的話，降旨獎諭百官，衆人拜謝而出。老臣王直拍着他的肩膀說道：「朝廷上正靠我公，今日的事，雖有百個王直又有啥法？」

——郕王奉太后命即皇帝位，鞏韃人以送還上皇為名，進犯京師，一個什麼侍講徐達說他根據星象歷數考驗，天命已去，京師必不能守，請遷都南京。他于謙又堅持固守

京師的主張。他說：「京師是天下的根本，一動不則大勢盡去，遼取南燕保不住。宋朝南渡的時，就是好榜樣。」

——趙汝愚不下京城，聲言要送還上皇，羣臣多主張議和。他于謙獨排衆議。說道：「社稷爲重，君爲輕。」遣人申誠邊將加緊防備，不要墮入敵寇的圈套。

——趙汝愚親庭抗戰的意志十分堅決，知道上皇並非奇貨，只是一個「空質」，才真心誠意地來議和。羣臣都主張迎還上皇，皇帝辦不高興。他于謙以爲現在國本已定，應顧全皇帝手足之情，又知皇帝怕失去地位，便從容地奏道：「現在大位已定，誰敢有別的主張？」皇帝才不得已的說：「依你依你！」——經了幾度波折，總算迎還了上皇。

——皇帝要廢上皇的太子，立自己的兒子爲太子，先賄買羣臣，羣臣或阿附皇帝，或噤聲不言，他于謙見帝意堅不可動，想到成祖阿方孝孺說的話，暗裡歎息道：「真的，這是真家的私事，由他去罷！」（註三）

——皇帝對上皇的態度越來越不好，想盡方法也不能弭圓，他心頭又想：「這是真家的私事，由他去罷！」

他把原本底稿細細地閱讀完了，閉着眼睛沉思一番，覺得自己還沒有什麼對不住國家的地方。忠君愛國原是臣子的本等，但在君國不能兼顧的時候，就不得不倡「社稷爲重君爲輕」了，起初主戰拒和，表面上好像是不納上皇，實際上是保全國土；因此，隄

聖人不樂利用上皇來要挾中國，才真心誠意地歸還上皇，所以連帶也保全了上皇，不致於像宋徽宗那樣牢死在冰天雪地的胡地。至於上皇感激他抑或忌憚他，他絲毫都沒有計慮過，他是以國家爲重呵。惟其以國家爲重，對於徐瑾這類想藉鑑都來顯榮自己的敗類，以及口含天憲勢作惡的閹宦，便不得不給予無情的打擊。惟其以國家爲重，對於在患難中相依如左右手的石亨，因與姪兒石彪狼狽貪暴，也受了盛氣的呵斥，石彪并遷調大同。惟其以國家爲重，雖然功在石亨之上自己沒有封侯，也不妒忌石亨封侯。惟其以國家爲重，在衆人附皇帝更易太子時，恐防爭論擴大，動搖國本，不便挺身力爭；到今天須復立太子始能穩定時局，又不得不竭力主張復儲了。總之，個人的恩怨算不得什麼，國家的利害不能不放在第一位，這使他事功赫赫，聲名顯揚，受盡世人的崇拜；同時，那些攬權奪利的小人也把他看成眼中釘，暗地結成一團，要用盡氣力把他拔去。

于忠斜着身子靠在茶几上睡熟了。這忠實的老僕，無愧於他的名字，幾十年來服侍他的主子，從沒有懈怠過；遇着主人心情不好的時候，還要受點閒氣，也從來不曾背地埋怨過。

這老僕的習慣是衆人都知道的；主人天亮不睡，他可以伺候到天亮。今天整天都在竊竊奔走，疲倦不堪，竟沉沉熟睡了。衰老，疲乏，憂愁，混合成一付可憐的表情，從

這僕人的面上顯露出來，使人絲毫也看不出這就是白天裏忙碌勤奮精明能幹的老人。

一種憐憫的眼光從主人的眼中射出來。他不願驚醒這沉睡的僕人，自己傾了茶碟上炭，大槓地抽斗裏放着一串鑰匙，他右手把牠取出來，左手掌着燈，小心地輕輕開門出去，又小心地輕輕關了門。風已停息，月輪暗向西斜，院子裏寂靜，清幽，明潔，加上寒氣侵骨，使人身心都覺得冰涼。深巷裏傳來斷續的淒涼的天吠聲。

不多時，他已站在一間正屋內的大櫥前了。櫥門敞開着，整整齊齊擺滿了皇帝的賞賜：璽書，紅袍，玉帶，鏡甲，雕弓，寶劍，峨冠，玉帶。他發忠竭力，唯一的目的并不在獲得這類的賞賜。記得皇帝賜他的甲第時他幾乎感動得流淚，一面却推謝道：「不學無術的霍小子，還叨賞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臣不敢奉詔。」一個人尚光榮寄託在自己的事業上，並不係於御賜的金珠寶物。他寶貴這些東西，只是尊重賞賜他的人——皇帝。他從來沒有能用過一次，或展示給別人參觀。只在年頭歲終打開看看，又緊緊地封鎖着。她現在特別着戀這些紀念品。當一切轟轟烈烈的事業已成陳跡的時候，這些光榮的東西還能夠着他的所存人顯示昔日的豐功偉烈。他幾已抱着一種欣賞偉人的遺物的心情反意地察看，撫摩着，懷念着，心中充滿着悵惘的快感，眼中含着感禱的熱淚：

……  
後侍傳來清亮而寂寬的雞鳴，警告他「明天」就要來臨了。他回到書房去放過匙牌



發現抽斗內有一本昔年的窗稿。他已記不清在什麼時候爲着什麼理由把這東西放在這裏的，平素最看不起這類獵取功名的玩藝兒，這東西雖作了他上陞的階梯，却無助於他一生的學業，早已把他忘懷了。現在却特別引起他的興趣，取出來在燈下展讀。自然，裏面決沒有鴻文鉅製，反而充斥着可笑的廢話，愚蠢的甚至謬誤的見解。然而他覺得這也是過去生活的一段，和別的偉壯的往事一樣親切可戀。有誰在老辛時候私下展玩自己孩提時代的照像而不神往於舊時的優態呢？他這時正是這種心情。

一切東西都被小心地放回原位，好像做完了艱難工作一樣的輕鬆，舒泰，心境和平。

然而當心情無所寄託的時候，「不安」又來侵擾了。看看漏壺，離入朝的時間還有兩三期。正好利用這時間來做點事。對於希望要發生的或怕發生的事既無從去推進或阻止，只好照顧自己了。他起草一篇奏稿，皇太子一得復位，他立即告老還鄉，富春江的景色，對於在官場的擾攘中混了幾十年的人，真像是一杯爲焦渴的旅人預備的清涼劑啊。

雞聲再響，于忠反射地翻身站起來，他似乎有點詫異自己竟在書房裏待了一夜，更詫異主人似乎沒有睡過。他把搖抖着的身子擺動了兩下，才維持平衡，不致於倒下去。輕輕地走出書房，向厨子問問老爺的點心預備好沒有，又轉身向大門走去，看門房把驢

車預備好沒有。

驢兒拖着車用勻稱的步調慢慢地走着，時而穿過冷靜昏暗的衚衕，時而又轉入月光斜照的街面，像小孩在搖籃裏無思無慮地酣睡着一樣，于少保靠着車背發出呼呼的鼾聲了。

午門恰巧才打開，他的驢車比往常遲到一點兒，已經有人進去了。宮內的火光照紅了半邊天，南宮和殿上一片呼喚的聲音，他一驚而醒，看看，聽聽，「啊！不情願的事終於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這思想在他腦裏一閃，但覺眼前一黑，就昏迷不省人事了。

醒來時，他發現自己躺在書房裡的炕上，家人僕婢擁擠一屋，圍繞着他，注視着他，見他醒來極安慰地吐一口氣。他聚精會神地思想一陣，明白了從午門回到自己家裏的原因，也推想到了經過的情形。

「宮裡怎樣了？」他問。

大家面面相覷，不出一聲——既不能偽造好消息來欺騙他，還忍心說出真像來打傷他麼？

他抬起頭，兩眼發出死黯的光死瞪着于忠，大家也一齊把視線集中在于忠的身上，連各人自己也不明白是希望他說，還是在制止他發言，盡都茫茫然把捉不住自己的心。

意。

于忠這老實人從不曾哄騙過主人一次，他把探聽出來的消息盡量傾訴出來了！石亨徐理和宦官曹吉祥等揚言饑饉要來攻城，在四更時開了長安門，放進上千的精兵，仍然把門鎖着，把宿衛的兵駭得不知所措。他們衝到南城，命幾十個壯士抬着大樹撞門，再派些人進去毀了牆垣，石亨他們進了南宮，上皇已在燭下等待。他們把上皇攙到奉天殿，即刻鳴鑼擊鼓，打開了各門，皇帝聽見鐘鼓聲問道：「于謙嗎？」既而知道是上皇，連聲說道：「好！好！」文武百官正候着皇帝御朝，却被徐理等趕去朝賀上皇復辟，大家駭呆了，想不出辦法，只得去朝賀，上皇下諭旨，沒甚要緊話，大家就安定了。

出乎衆人意料之外，他聽了于忠的報告，並沒有特別激動，像聽一個陳舊的故事一樣。

「老相國既沒有入班朝賀，也該上表……」夫人說道。

「哼！你真寬心！」他嘲笑道：「我平素只知有國，」他翻身坐起來，態度一變而爲嚴肅了。「皇家的私事從不固執己見，只要是太祖的子孫做皇帝，我都一樣地崇奉擁戴。可是別人却不能諒解我這番苦心，他們總認爲我是皇上的死黨，始終在和盛上作對。我雖然會像伺候皇上一樣伺候上皇，但他們就會寬恕我麼？」

這是像太陽在天上一樣明白的事，大家沒話說，屋內死一般的沉寂。

「還來得及逃走」，的意念剛在心中一閃，立刻就被否定了。他想：「逃走！不是不能替自己洗刷，反而證明自己有罪麼？即使能夠逃脫，也只能含垢忍辱地在陰暗的角落裡苟且偷生，聽見人家稱頌自己的功勞，不敢挺着身子向旁人說：『我就是子謙！』聽見人家詆蔑自己痛罵自己，不敢辯護反駁，不得不忍氣吞聲地承受。甚至於聽人談及『子謙』兩個字就會胆戰心驚，好像捕快正跟蹤着自己。堂堂的令名變成罪犯的記號。與其這樣在黑暗污穢的陰溝裡貪圖殘年的餘生，不如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火燒雷劈還來得痛快。我礙別人的眼，別人自然會毫不留情地剷除我。然而他們作賊心虛，不能加我一個嚴正的罪名，即使深文周納，天下萬世都會揭發他們的奸計。對於我表示尊崇，虔敬，悲悼，同情，惋惜，而把憤恨，痛罵，向他們投去，我以一死換得留芳千古，而他們活着即將被擲在毛廁裡。」

「爹爹誅奸佞，拒韃靼，使社稷危而復安。功業直足以蓋天地，却改得這樣……」  
「我誠然有莫大的功勞，不過那是對國家而言，對萬世祖宗，對萬世子孫。對千千萬萬的人民而言。但是，我沒有使上皇復位，也沒有阻止廢皇太子，我沒能縱容石亨貪婪，我沒有保薦呂言遷都的徐理爲祭酒，我沒有向閣宦獻媚，還常常盛氣呵斥他們……我對於他苟不但無功，簡直是死敵。得罪了少數貪位弄權的人，折盡了我一切功勞都不

夠，還要賠上這條老命。」他的話由激昂慷慨而低沉抑鬱，最後，幾乎聽不清楚，別人只是感覺得到他的意思罷了。

「這棟私的轉屬，」他又提高嗓子說道：「細想起來，倒不是意外；我在官道時不能容忍的人，一旦得了大權當然也不能容忍我；大丈夫不能饒恕小人，也不能妄想得小人的諒解。邪正不兩立，忠奸不相容，古今同慨，有什麼稀奇！我不恨他們待我殘暴，只後悔我當時對他們還不够刻毒。」

無可挽救的悲慘的結局，衆人已認識得很清楚了。悲傷的情緒充塞了每個人的胸懷，有的拘噎着，有的含着淚，有的竟至低聲哭泣了。

這一羣頹喪的悲哀的可憐人，是自己的老伴，血親兒女，親屬以及多年來忠心服役的僕婢。

「大丈夫能驅逐胡虜，斬除奸佞，從騷動中穩定國家，從災難中救出人民，却無力保全自己的妻室兒女，」他想到這裡，也不禁黯然神傷。「從前方孝孺先生囚在獄中時，官方捕得他一個親人或門徒，都要讓他看看，他裝着沒有看見的樣子，毫不動心。臨刑時，他見着自己的家人親屬和門徒一個一個的在劊子手的刀下失去了頭顱，也不表示恐怖和沮喪，最後只留下自己和自己的弟弟時却向弟弟流淚了。我以前總不了解，爲什麼一個捨身取義的忠臣烈士到最後的頃刻還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呢？而今我纔了解方先

生了。」

忽然像有什麼警號傳來，大家向外面一望，便有幾個人驚惶地跳出去。侍衛隊捕人來了。

「唉，不戰死於胡人圍攻京師的時候，却作了昏君奸臣爭奪權利的犧牲品，我死也不瞑目！」他憤憤地跳下炕來，揮着衆人出去。他同妻兒立刻被捕了。

全家立刻陷入大騷亂中，家人僕輩恐慌着，號哭着，驚呼着。侍衛們自由闖入各間屋子搜尋值價的東西，但是除平常服用的衣被和半壁新舊圖書籍之外，什麼都沒有。侍衛像餓虎捕獲不着小獸一樣，怒火冲天，便遷怒於一切不值錢的不便搬動的棹檯鏡鏡，甚至於窗壁都被搗毀了。他細心保存在小漆匣內的底稿，也扯得遍地紛飛。

那間鎖鎖着的正屋也撞開了，大家以爲那裏一定有無價的寶貝，搶出來一看，才是一些書鎧甲雕弓……侍衛長制止亂搶，就是這些「賊物」要封繳呈驗。

侍衛們只帶着了滿腔的憤怒和失望。

連日的憂憤勞碌，加上晚間又失眠，可憐的于忠更加衰老瘦弱了。

于少保的處第充了公，他在貧民窟裏找個地方暫時安身。

天將亮時，他才迷糊地睡熟，醒來時天已大亮了。

「該不至於太遲！」他想，一面從草薦下拿出昨天當衣服的幾錢銀子，連同他亡妻留給他的紀念物——兩三件舊首飾一齊揣入懷中。

他在街上走着，時而停住足想一想，時而搖頭歎息一聲，時而又像對着誰在擺手，活像癡呆麻木一般。他在反覆回憶關於主人的消息——他的主人被捕後，人家控告他夥同王文迎立襄王的兒子，但是符勒呢刻還存在宮中，沒有證據。法官却說：「雖然沒有明顯的證據，心裏總在那樣想。」王文氣得佔起眼睛，竭力申辯。他主人說道：「辯什麼？辯就得活麼？他們居心要殺我們，任隨你怎樣辯都一樣無益……」

在一條冷僻的街衢中，在一座大院子的牆拐上，突然有一個人站起，向他對面闖來，他嚇得一跳。

「于公公！」那人喊道。

他定神一看，又摸摸懷中的銀子首飾，才想起這原來就是他約定在這裏相會的小內侍。

「有消息麼？」

「有！」一隻手向他伸過來，他把懷中物出摸來遞過去。只聽那人說道：

「罪雖然定了，上皇念少保有功，心裏還有點不忍；但是那個改過名字的徐什麼說：『不殺于謙，咱們做的事名義就不正。』上皇才下定決心了。少保今天處斬。夫人公

子充軍邊疆

于忠耳裏吩地響着，眼前密麻的黑圈跳上跳下的。如果不是兩手爬着牆，早已倒下了。

碰起初惟恐探不出真消息，現在却願意通用錢財物換得的消息是假的。他又懷疑自己聽得不真確，想再備細問問。但是小內侍已無影無蹤了。週圍清冷得可怕，頭上偶爾有兩聲寒鴉的啼叫。

「哼！明知自己的名義不正，却還要殺戮無辜的功臣來維自己的名義；難道沙絕了忠臣義士正人君子，反而會洗清自己的罪惡麼？」

他了解這些大人先生們的這奇怪的思想。

附註

(一) 指明景帝，英宗之弟。正統十四年鞑靼入寇，宦官王振勸英宗親征，在土木遂被虜。(史稱土木之變。)其弟奉太后命即位。

(二) 景帝即位後尊英宗爲太上皇。

(三) 明成祖奪建文帝的位置，命方孝孺草即位詔，孝孺不肯，成祖說他是效法周公輔成王的舉。孝孺問成王何在？成祖說他自己斃死了。孝孺說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說：這是朕的家事你不要管。孝孺終不屈於十族。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月初版

本局印行  
另一歷史小說

卿秉淵著

# 明與暗

## 舊仇新憾

著者·楊·汁

### 目次

- |   |      |
|---|------|
| 一 | 雪窟煉獄 |
| 二 | 愛的放大 |
| 三 | 抵抗   |
| 四 | 死即權利 |
| 五 | 對父之盡 |
| 六 | 山河遺恨 |

·增訂本·

發行者 友誼書局

成都 陝西街

普益協社

成都 祠堂街

文光書局

成都 青石橋北街

分發行 各大書局

總經售

售經局本

---

謝天鏞編

---

國民基本英語智識  
英華對照學生尺牘  
中學英文選  
英文相同常用字語法

四川省圖書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二九〇號

每本實價